

十卷暇則啓而讀之考古今窮義理其性澹然一不為侈靡傲放事接親戚以禮交朋友以信平居教子孫必使讀書為善與人言亦必以孝弟忠教為本人無少長愚良見公者皆稱為先生而不名生於元至正己亥四月廿八日而以前正統癸亥四月初四日卒年八十五娶鄉邑劉負外之女有賢行先卒子男一曰紹宗亦先卒女一嫁張如海孫男一曰瑒女二昔子先公侍郎亦嘗居安慶公從遊且父子以其故知公往年丁內艱服闋朝京師訪公於石灘公請予坐樓上舉酒觴客憑檻而觀之大江西來羣山東下數百里間景物之勝一舉目而盡得焉因名曰勝景樓及予至京求諸賢為賦詩以寄公公大喜曰吾樓有名於世矣相去廿餘年每念及公未嘗不為慨嘆抑豈知公

遂為千古之別哉。瑒將以年。月。日。葬公於懷寧縣
涑水鄉陶家冲先塋之次。自安慶暑行月餘。至京師。謁子
拜曰。瑒黃有恒孫也。先祖病時遺言。屬瑒曰。吾辱愛於王
公大人。其為人銘墓多矣。與我而不得公銘。猶不葬也。汝
以吾言往。請焉。宜必與瑒。是以來。惟大人憐而賜之銘。則
死者有以慰悅於地下矣。予既悲公之亡。而又喜瑒之孝
則奚可辭。延為之銘曰。

篤於親。謹於身。善以及人。而樂其真。歸安于茲。利爾孝孫。
昭德有文。百世其存。

都指揮僉事陳公墓誌銘

公諱儀。字叔度。姓陳氏。廣州合肥人。故奉天。翊運推誠宣
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平江伯。追封平江侯。謚忠襄。

宣之子也。母夫人湯氏。曾祖諱重。一不仕。祖諱聞。官至
成都右衛指揮同知。以忠襄功。皆贈榮祿大夫。柱國。平江
伯。妣皆贈夫人。公自少。端重。謙和。無綺紈之習。好文章。喜
韜畧。務窮其所。至欲以自立於世。當時論勳臣子弟。有文
武才具者。必稱公。永樂中。

宣宗皇帝為皇太孫。詔選良家子入侍。公與焉。上雅知
其才。特見親任。有所顧問。必盡誠以對。漢王蓄異謀。公亦
數言其姦狀。上臨御之初。果反。凡其所言。皆有驗。及事
定。以俘獲賜羣臣。公得與侯伯等。蓋異恩也。車駕巡邊。出
喜峯口。公以驍勇。選在前。適虜寇犯邊。摧敗之多。所救獲
其後。屢出巡邊。公皆危從。有勞績。

今上嗣大寶位。求文武才賢。將用之。成國公朱勇等。交薦

公詔大臣試所業公言出奇制勝之道皆傳以古兵法及
觀其騎射從容上馬引弓連發連中之諸軍皆大呼稱快
同說試者皆自以為不可及遂擢為勳衛日帶刀侍從益
以忠謹見稱无刺使來朝實特歸豐城侯李賢受命率兵
送之言於上曰今兵遠出慮或有緩急願得勳衛陳儀

者借往可計事

即命

之俱出塞二千餘里而還勇

寇朵兒只伯擾西鄙公

上言請於寧夏甘肅簡精銳俟

春暖俱發諸道並進且先

約元刺相倚角殘虜破敗之餘

必就擒戮此萬全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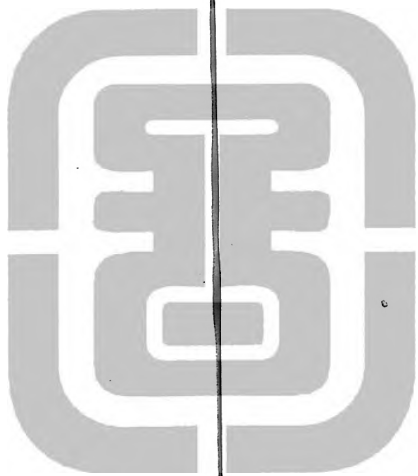
上然之正統五年麓川叛

上命定西伯蔣公貴兵部

尚書王公驥往討之公亦在行

明年抵其境蒲羅諸蠻作亂道梗不通公率眾直搗巢穴

擒其首惡殺數十百人諸蠻遁走師遂進招降鎮康州陶



僚方倚君為助甫兩月而君去矣予深惜之及今之來予喜可知也安知其遂永別哉則雖欲已於哀可得耶君遺言歸葬淳安二子卜地於山之原將以年 月 日

襄事子為墓銘以著君之美亦足寫予情焉耳銘曰

名家舊學春秋繼遂擬魏科躋撫江郎曹再遷熙庶事經性詞林更清祕天官榆村本德藎衡輕重孰敢易協恭同寅子所冀五十之年纔過二胡為一旦奄然逝吁嗟天乎此何意鄉山盤盤蓄靈氣歸藏于茲利爾嗣勒銘垂休傳百世

襄城伯李公墓誌

正統十二年十月廿五日襄城伯李公墓于位年五十五上聞震悼為罷朝一日命禮部致祭工部為治墳塋供菓

事公侯卿大夫士皆奔走弔哭凡諸將士嘗隸麾下者皆相與會哭盡哀蓋公喜讀書明道理文謨武畧靡不究知其事君也忠其待下也仁其制事也義其存心也怒是以上下痛惜之如此公諱隆字克平其先和州人祖旺生有奇材

太祖皇帝龍興之日常從征伐立戰功累官至燕山左衛副千戶父濟又以軍功累至都指揮同知從

太宗皇帝靖難功多授奉天副衛百戶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襄城伯食祿一千石又以其爵封三代祖考妣及配皆夫人公其長子也年十五襲爵雖甚少而負英偉之資雄傑之材上深器重之永樂庚寅以來每六師北伐輒命公領兵從其應機發策出奇取勝雖老於行陣者亦

多讓其能上益奇之以為可大用而甲車駕留北京

顧南京根本地擇可任留守者莫如公遂命焉甲辰

仁宗皇帝即位重北邊守備警輟公函命總兵鎮山海

凡東北邊關皆節制蓋隱若一長城慮為之震懾未幾復還公南京洪熙乙巳

宣宗皇帝即位眷念公甚厚而倚賴益隆有白金文綺之賜公祇敬將事夙夜盡心蓋未嘗有間

今上在東宮時知公忠勤宣德乙卯嗣大位又賜公白金文綺而眷注尤篤正統庚申上念禁衛重兵及諸司將士更番未京以備征調者雖有大臣總之而才智明決如公者不可不在其位乃命豐城侯代公還為之副公在南

京十八年薨

列聖知遇以為股肱心膂褒嘉寵待之意具見所賜勅前
後與二百道自古大臣得君之深而始終無間亦少有如
公者公行不違道而持之以誠小大之務必盡其公威行
惠施近悅遠懷是以其人雖有貴賤愚良寬鄙細糞不同
皆敬愛公如父母召還之日莫不願留而不可皆曰公去
矣吾何恃自都城三江上泣而送者相屬於路公得人如
此是豈以偽為哉公之在朝雖總理軍政然謙已下賢務
循大體不苟為異同嘗有詔舉將校之可任者公必慎擇
以進使必當其用有司黜民丁隸府軍皆公典兵部再閱
不中者例有罰公曰彼出自田里非素習然方壯顧教練
何如教練有法則怯可勇勇可使為精兵由是鮮有罰者
丙寅命率師巡邊賜之鈔幣及寶刀一公曰軍事貴嚴實

之賜意其在此吾豈敢不力然公威令素著及臨邊甲
尚守備內外整肅訖還不戮一人上閱武近郊公等各
嚴兵以待戎陣整肅號令明審坐作進退皆中度上喜
各賜金織翠龍紵絲二有副公受賜惕然不自寧益思所
以簡其職朝廷或有政朝廷未決命文武大臣廷辨之
公在其中侃侃正言筆然當於人心士大夫益重之以為
非獨將帥才也閒居手不釋卷古聖賢之言行皆服行不
忘操勗之外不妄取一錢嘗刻漢疏廣及唐盧坦之言以
貽世訓諸子曰吾襲父爵四十年幽遠之情固多未達所
行之事寧免過差然兢兢勵悔往將來不敢欺公貪墨
以負朝廷付託之重爾等宜益勉諸公要費氏崇信伯
嗽之女封夫人無子女一嫁武安侯鄭宏側室子五人珠

建珮瑞瑾珮田氏出也女四人長未行次適興武衛指揮
同知張鑑府軍衛指揮僉事胡全珮兄弟卜以是年十二
月日羹公於之原太師英國公知公為棠深為述其
行珮奉狀謁予求為銘予亦荷公之知而慕公之德且悲
公之不可復見也奚可辭嘗觀予之卻毅以詩書禮樂將
中軍晉是以大漢諸將武侯不使有餘財以資昭烈君子
謂為大丈夫公庶乎是矣公自號湛然道人亦以是稱
之於予茲其所以為湛然者歟公庸行之美見諸事者尚
多不可以備書姑序次其大者而系以銘銘曰 天祐
聖明賢俊挺生偉茲襄城邦家之碩維公額額厥有世澤
既世其功亦世其德圭璋之望 之姿有武有文苑無
不宜出則征行入則居守

天子曰未汝子左右公之在朝維一其忠不矯而異不禽
而同正直之言蘆厚之行衆人所思君子所敬天不怨道
隕星其堂壽不百年人莫不傷高墳哉我公安于此刻銘
垂休焜耀無已

故翰林檢討翁先生墓誌銘

翰林檢討掌國子助教事翁先生以正統己巳正月六日
卒于官距其生洪武甲子正月十六日享年六十六子世
寶取進士為戶郡主事哀苦不能勝持奉柩歸莆田以
月日羹先塋之次國子助教鄭君孟良與先生生同鄉
同游縣庠同額鄉薦同官于太學相知為深深世實請述
先生行狀而持來謁予銘予知先生舊矣且嘉世寶之能
孝乃為序而銘之先生諱璵字 自切聰敏喜學甫四

歲大父教以古詩即成誦不忘大父喜曰是必能光吾門先生時雖幼聞之益自喜益嚮意於書大父卒哭踊如成人十三受業郡庠日夜不懈未幾父坐事遠詣福州先生憂之請從教授不可先生悚不能已竟侍行維持調護得無恙而歸教授終謂其忤己坐以遠學規勸之先生乃之京以其情訴於上得復就學志益勵學益進為文亦益有名丁酉以詩經薦于鄉明年入太學六館之士讓其能洪熙乙巳以天下教官多缺選諸生之有學者補之先生得仁化教諭仁化僻小邑學久廢先生以興起自任廟像廊廡講堂齋舍庖廩器用以次繕完日進諸生講學其中而以身先之諸生亦日就規矩履績用者丁未隣家失火勢將及學舍時東北風急先生稽顙額天俄風逐火熄

得不焚戊申遭外艱哀毀逾禮歸治葬於石廊山山多石且陰雨沃旬人無所用力先生患之號泣禱于天明日雨止虎亦斂跡人以謂孝感所致壬子典教桐鄉桐鄉新置縣未有廟學先生度地鳩材始作之其經營規畫如仁化而弘麗加焉癸丑以內艱歸葬祭一以禮而哀戚之情不異於前表正統丙辰陞國子助教循循善誘得師之道甲子上視學謁先聖退坐彙倫堂祭酒司業各以經進講博士助教以下皆侍上喜加獎勵明日入謝各賜衣一襲錫宴于奉天門先生在其中雍容進退動中禮度人皆以為宜受此榮也四月陞翰林檢討仍掌助教事諸生素聞先生之教益以得卒業為辛先生亦樂教焉至是乃無疾而終太學師生莫不哀惜之翁氏之先元城人有諱

何者仕 官至散騎常侍始遷于莆在唐之世部檢校工部尚書承贊為諫議大夫廷諫為補闕郎中生六子皆取宋進士其孫景先任至朝奉大夫世以官學顯聞至先生之曾大父志大父道源父士能皆不仕而皆以德誼重一鄉毋揚氏有賢行生二子先生其次也天性和厚謹於自持未嘗與人校曲直事親奉養必誠必敬待姻族以禮交朋友以信賓客過從必傾倒相體盡醉而後已家之有無不計也嘗自號醉菴有醉菴稟若干卷藏于家娶同里周氏歲士周孔榮之女有婦道先卒繼室以王氏亦先卒子男四長世用戊辰進士次即世資次世貴世振孫男五瀟湖海雲潭嗚呼先生荷 恩寵以先顯於世有子克賢又足以昌大其後君子於此觀德美奚奚可不銘銘曰

學優行業入兩師文章炳蔚聲四馳有偉令子福愈滋
安于此永不隳後欲考德徵吾詩

故戶部員外郎羅公墓誌銘

公羅氏諱貴字三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君通考也以正統九年九月廿八日卒于家年 十明年八月十九日葬於其里東池高峯山之原君除服來京師 朝廷急於用賢遂累進至今官間以翰林脩撰劉儼所述公行狀謁子曰先考之墓以夫而墓未有銘敢以請乎與君素厚且嘗聞公為人微諸脩撰君之言而尤信故不辭公之先由錢塘徙分宜又徙廬陵之印岡為名寧宋時有弘正者為吉水主簿卒奚邑之東池子孫因家蓋近隆溪上至公又徙居里之周橋曾祖用誠祖以明皆不仕父仲淵樂善好義

個儻負奇氣以貴富徙實南京居江東門外時郡中之賢
仕於朝者若解公大神胡公免大金公幼孜揚公士奇華
皆往來相好四方名士有過從者亦必懽洽終日而後去
名重一時餘見予所為傳公其長子也于時實專家政凡
奉祭祀供賓客睦姻族弟妹之教養婚嫁官府之徵求鄉
黨隣里之賑贍餽送公私百需皆取給於公公慮之無難
色親戚厚薄輕重隆殺無不適宜其事親懇懇致孝數稱
載來京師所以奉其口體娛悅其志意者極其至親之心
懽焉應天府盜官錢事覺府丞張執中誣其受寄一百五
十千時坐此逮繫之不能釋者非一人公聞之曰豈可使
吾父受逮乎即如所誣輸之官父得免人皆稱公能孝家
雖饒財而亦由公能勤儉以豐其家書言孝養有取於服

貴賈所以儲物致養非賤事也屢挾重貴游閩越剝蓬
盛燕薊度居庸鴈門並上谷雲中觀其山川而文其賢臺
兌可以奉親之物必力致之購而充然夫有得也觀年以
通貴封奉直大夫戶部雲南清吏司員外郎兼贛漢廉度
不以富貴自足過人則和氣藹然性好山水持陰陽家書
尤所深究佳時暇日與故舊子弟携酒散以性履華者備
清澹意有所適則編得忘歸不知者以為仙也嘉季內有
賢存子男四長即通次連次道連先公 年六十三
壽劉嘉言貴志定王常貴士英孫男十三人 年六十三
士今為舉學生餘皆為士人 年六十三
羅氏廷龜妻為右家惟公繼之大振厥華孝教是知幾千
慈風村恩歸顯景曰有命子晚處優游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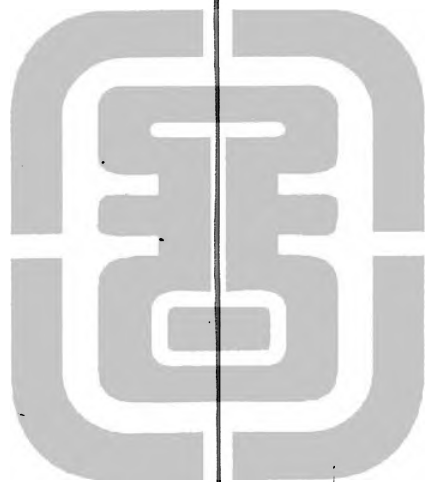
使風休雲開，屬歲斯五，既安既樂，利壽後人。百世流芳，
聖人封爵，林院檢討曹公墓誌銘。嘉善年九月廿五日
曹氏遷葬鄉侯之裔，有曰宗者，始徙居吉水之住岐，世以
儒為業。公高祖少，諱元興，元，路教授，生以禮以禮，生處蘭
徙居莊山，鹿蘭生龍昇，又徙盧溪，則公之曾大父大父父
也。公諱裕，字秩，家東山，耕雲其別號也。生有差，博學敏，不
群，喜讀書，手未嘗釋卷，於聖經賢傳，皆能通其意，而尤深
究陰陽五行之說，恬於聲利，不樂仕進，嘗曰：讀書明理，以
治心，修身若忘己為人，豈吾所樂哉！然雅好山水，及農古
人之奇事，偉蹟，慨然有志於四方，父母憐其志，資給之，乃
涉閩，廣，湘，漢，雅，豫，齊，魯之墟，凡通都巨邑，山川名勝之處，
可以登臨觀覽，以興其遐思，而發其吟咏者，無不遊，搢紳

之士多與公相好，而託意於文字之間，久之，公歸，張庭望
為其東山耕雲四字，劉嘉會序其意，以贈行，曰：持此以為
親娛親之心，樂焉。公奉事極誠，設田園池沼，所以備物致
養者，皆躬理之。朝夕率婦子，祇順左右，不少違，歲時供祭，
祀，待賓客，罪弟，妹，婚嫁，郵，鄉，黨，貧，遺，凡親之所欲者，無不
如其志。公性疏達，而是非，白黑，無隱情事之，緩急有謀於
公者，公虛之，盡其方，始終成敗，若素計，不喪毫髮。耕于東
山之陽，課僮奴，致力其中，出入作息，常與雲為伍。佳時，暇
日，親賓，往來，必置酒，相懽，歌耕雲之詩，和以康簡之謠，其
樂，蓋薰薰然，而忘其身之老也。愛諸子，皆使讀書，勿以息
廢業，遲遂以文學顯於時，而公勉之尤篤。景泰癸酉冬，遷
官，迨待有賢名，朝廷推本於親，封公為翰林院檢討，兼

右春坊右司諫鄉邑榮之明年甲戌三月初六日以疾終
于家距其生洪武辛亥二月享年八十四娶劉氏有賢行
先公四十餘年卒子五人暹暉皓曦呈暹今為國子司業
餘皆先卒女二嫁陽春有陳雅懷孫男四曾孫男 司業
聞訃解官歸治喪卜以 年 月 日葬于 之原而具
公行實來請銘予交司業久且聞公之德舊矣不可辭銘曰
有崔東山油雲冒之公耕其中常久雲期雲則何心維公
是似公亦無我維時焉視今公徃矣雲復疇依慈愍故山
歸來何時公茲受封公克有子龍章察然荷
帝之制我作銘詩刻之幽宮述美揚休以告無窮

故山東左布政使萬公墓誌銘

公諱觀字經訓姓萬氏世為南昌人南昌之族萬為盛自



請為銘予亦知公乃畧其細行取其事之大者書之而系以銘銘曰

於惟厲公逢時之隆發跡賢科展聲漢派歷職憲臺為名御史剛柔得中寬嚴有體皂蓋彤襜柱曉大邦父母斯民如製如黃遠歎雄藩繼古方伯棠陰蔚然公則美通聖節有云事君若以忠繫公寔然匪私其躬踴殿並立則銘貞石配德垂範用示無極

石配德垂範用示無極

不為太安人許氏墓誌銘

許氏其廣信貴族為大家世以多資雄鎮皇太夫人也其德備矣德嚴時循禮法故太夫人之生有五世傳行父母愛之為解解特薄安洪君子奉高其仁德德我志也聞其賢也禮也也德誠亦恭教禮也志賢也也

公其賢也。入善事之朝夕侍堂上。承其教也。其教
食衣必躬調而教進之。歲時祀先備其品物。其遺
必豐潔而美好。夫人善其孝。伏稱之。六親老。夫人
治產奉養尤盡。禮勤於女工。紡績織紉。往往過夜。半
取給焉。教諭君調官邵武。邵武婦人多不事。行軸聞太
人之行。稍稍化之。平生自奉儉薄。非親戚賓客未嘗設
饌。所食取具而已。晚年教諭君官福州。太安人奉請子
貴。及教諭君卒。遂於貴溪。美高貴溪之有洪氏自此始。
太安人五子。與珣珣珣珣。今為吏部侍郎。珣亦讀書為
士。珣珣珣早卒。侍郎初為士。為進士。為都水主事。為入
史館。預經筵。由翰林侍講。陞侍郎。太安人隨所職業。教
之務盡其道。故侍郎大有譽於世。侍郎在都水時。朝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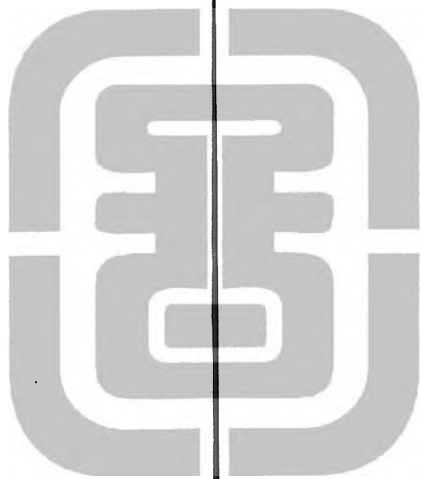
嘉其績。推本於父母之賢。贈教諭君為都水主事。太安人
亦受封。且得饗其祿。正統壬戌十二月廿七日卒。葬其生
洪武甲寅九月二十日。享年六十九。卜以年。月。日。
奉葬于貴溪。之原。而屬子為銘。予同僚也。母賢而子克
孝。美可以不銘。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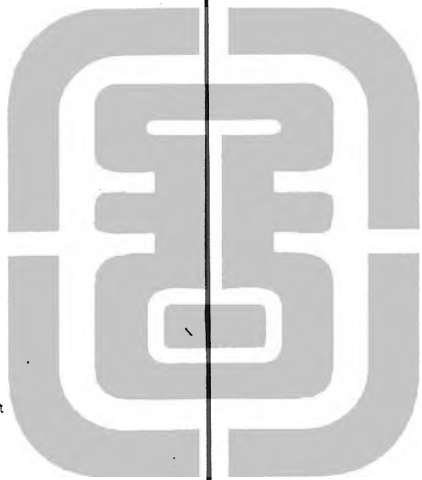
孝教儉勤克備。諸己既大。其家亦成。其子茲難。亡夫而存
者。長躬德有銘。彌久彌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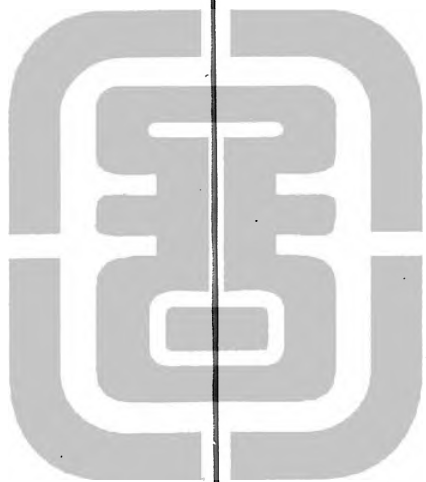
先妣歐陽氏太夫人改葬誌

嗚呼先太夫人歐陽氏。既沒於洪武甲子七月十一日。推
曆千秋。鄉竹簾巷之園。以歲之不易。不克如禮。歷三十四
年。而子信直始克改附于其鄉之石物曹。祖妣彭氏夫人
墓中之左。歲隔太夫人沒時。信始六歲。真四歲。於太夫人

之德不能忘知茲獨以其聞於家者衡表痛誌諸石以
傳焉蓋嘗聞之祖母李夫人曰爾祖早失陳夫人而以吾
繼自吾未爾家以吾所見而論諸族人即知爾母之為賢
婦也爾家素貧而以文學宦業顯四方四方之士與郡邑
之賢者往來無虛日爾母能淡薄自足備酒漿魚肉果核
以養舅姑供賓客雖儉而必精其於女紅皆盡善紡績織
絳剪制縷結所以奉上給下者皆出其手衣無故新必潔
以完其待宗族親戚有禮慶吊問遺輕重必適其宜撫奴
婢幼賤有恩衣服飲食多寡必均其歲時助祭祖廟尤
盡誠器用儀物必整齊而豐美曰此婦職也我豈敢怠哉
平居謹飭不妄言笑貧而能安勞而不怨使爾父不以家
為累而專意業者爾母之功也其後爾父仕于時爾且







君委身於國豈能復顧其親養姑婦職也妾敢不勉君勿
以為憂本之之納溪蜀王聞其賢舉為妃善由是不見母
者十五年而卒之兄翰林侍讀用之與其配相繼卒獨孺
人侍養極孝教而安人安焉嘗謂人曰吾有二子而死生
契闊如此類吾有孝婦在側得以終餘年焉內外姻族莫
不譽歎以為罕能及平生清苦勤儉衣食僅取足不務華
美而奉祭祀給賓親馭奴婢下人皆適其宜其治家事秩
然有條理至老猶精神不衰宣德七年四月十三日以疾
卒距其生洪武己酉三月十三日享年六十四子二人長
曰秉為本縣儒學訓導孺人出也其次曰樞女四長嫁子
子棟早寡其三嫁楊特陳昇楊程孫男四恩憲懋忠秉以
年 月 日奉養於 之原而墓未有銘以子 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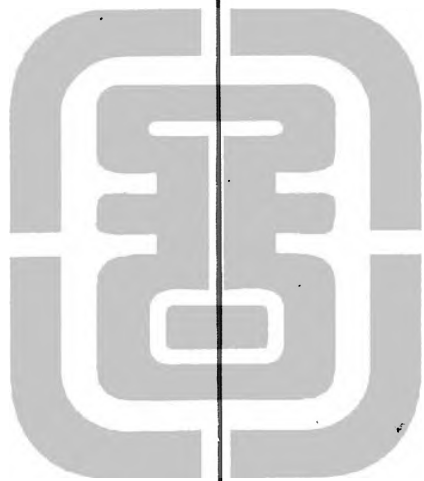
知孺人為詳乃來請銘納諸墓於乎孺人之德善著於家而嚴於族姻久矣豈獨子知之人莫不知也是宜銘銘曰女婦之行孝敬為先加以勤儉內助之賢是謂德備人罕能至孺人則然式於內外歸安於斯卜者曰宜銘以昭之百世之貽

故山東鹽運副使蕭公妻郭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郭氏字淋瓊秦和蔭溪故家元萬安縣主簿與恭之子與恭娶同邑南溪蕭氏生孺人篤世婚之義故孺人歸于舅家為山東鹽運副使鵬舉之配郭氏故饒財而孺人謹慤柔順不事華靡勿讀書知道理工於女事既歸運副公不及事舅姑以孝敬相其祭祀勤儉治其家禮以事仁以撫下蕭氏大家內外屬眾多孺人處之無不當者

夫父母處弟妹甚篤孺人極意順承婚姻所需有不出資裝為助公初同知蘇州以事謫後河南大丘驛備傳馬過使客時一馬直白金百兩而馬數覺遂破其產孺人艱難營助未嘗怨望綜理家事益周密務大體公同產弟有出為人後者孺人嘗與公書云君數愛弟資業當與者與之惟君命無以遠而忽忘也人有容啓觀之傳聞鄉里薄於義者為感動公在大丘十八年凡男女嫁娶皆孺人理之先舅姑之葬不吉孺人就外家山地卜吉兆改葬焉孺人女弟妻劉氏者夫婦皆早亡有二孤孺人長育之俾有室鄉閭之貧窘者德孺人尤多公起復官山東孺人已老乃以家事付其子曰吾可以無事矣郭氏無後孺人於蕭氏郭氏祖考忌日皆識之遇其日輒不茹葷躬親祭物

必豐腴精潔歲時祭祀亦如之二家墳墓亦懇懇課子孫
祭掃未嘗忘雖老不廢其所行合道理多類此生於元至
正甲申十二月十三日卒於宣德六年七月初八日年八
十八孺人子一人曰金字孟廉好德尚義以承其家庶子
錕字孟勤孺人視如己出撫字周而惠子均故孟勤之故
事孺人亦如實生己女三人孫男六長曰鑾領鄉薦次子
困江渭溫曾孫四孺人既卒孟勤以進士待選在京師聞
訃慟絕既而奉狀來求銘泣曰母之德厚矣且其素知文
章為可貴先生幸賜之銘庶幾乎永永不朽予家與蕭氏
有世好知孺人德為詳雖蒼黿鳩所咏可無愧然則予
何可不銘其美以 年 月 日其墓在 之原銘曰
豐於德美於才治其家罔不宜今則亡歸於斯刻銘詩庶



之戒勿發且樂非餘財以賑人之急凶年饑歲人之仰給
者多未嘗貴其報阜城之人得賢婦賢母者必舉以
為訓正統乙丑正月十九日以疾卒距其生洪武庚申五
月廿四日享年六十六子芳三人長觀早卒次炬登進士
第歷官至刑部郎中次平亦領甲子鄉薦人皆以為善教
爾父也孫男七女三長適邑庠生沈洽餘未行矩既聞訃
即解官歸服喪將以月日權厝阜城之東原俟他日
歸羹湖州先塋之次以江西叅政張景傑所為行狀來求
銘予嘉太宜人之德有諸身宜於家成其子之才而又有
以及物是謂賢也乃不辭而為之銘銘曰
孝敬仁柔女德之懿於惟宜人式備乎是子也克賢慈訓
則然諸孫繩繩善慶在焉權厝于斯歸窆有日勒銘垂休

不朽矣今以 年 月 日奉 堯 堯 於 東 湖 鄭 公 亭
先人之墓 奕 奕 有 銘 敢 復 以 為 請 予 與 康 常 厚 且 既 聞 母
之賢而為之傳矣 則 於 銘 墓 奕 奕 可 辭 銘 曰

孝 敬 順 祥 女 德 之 常 貞 一 節 流 處 變 之 方 婉 彼 孺 人 式 備
諸 已 亦 有 慈 訓 以 成 厥 子 壽 考 令 終 盛 福 在 焉 尚 克 從 夫
何 愧 於 天 昭 德 有 銘 作 者 太 史 刻 于 墓 中 以 告 來 世

安人葉氏墓誌銘

正統十年 驗 封 主 事 李 賢 官 滿 考 其 績 家 奏 之

上 以 為 能 陞 賢 考 功 郎 中 而 祿 奉 於 父 母 之 教 封 其 父 昇
為 驗 封 主 事 母 葉 氏 為 安 人 錫 之 勅 命 是 年 七 月 廿 三

日 安 人 以 疾 卒 于 家 年 六 十 五 賢 聞 訃 絕 即 解 官 歸 治
槨 而 以 戶 部 待 郎 南 陽 焦 公 所 述 安 人 行 狀 來 求 銘 按 狀

安人 諱 淵 瑜 鄧 州 守 禦 百 戶 清 之 女 也 母 丁 氏 安 人 自 少
聰 慧 秀 整 勤 於 女 事 父 母 最 鍾 愛 為 擇 壻 得 昇 遂 以 歸 之
逮 事 舅 姑 執 禮 謹 慎 親 操 井 臼 不 憚 勤 勞 衣 服 飲 食 以 事
尊 上 者 必 精 潔 旨 豐 而 自 奉 儉 薄 處 內 外 屬 雍 睦 無 間 言
自 舅 姑 以 下 皆 愛 重 之 姑 葉 氏 膏 病 劇 思 鮮 鯉 滌 湯 求 之
不 可 得 安 人 出 汲 臨 水 默 禱 焉 投 汲 具 忽 得 一 鯉 持 歸 滌
湯 以 進 姑 食 之 病 由 是 愈 人 以 為 孝 誠 所 致 愛 其 子 不 使
佚 游 賢 八 歲 時 即 教 之 誦 詩 從 聖 塾 師 受 學 稍 長 又 遣 為
學 官 弟 子 家 雖 不 甚 豐 凡 賢 之 隆 師 取 友 當 以 財 為 禮 必
力 營 辦 資 給 之 賢 得 如 其 志 以 學 遂 取 進 士 入 官 有 名 於
世 姪 孟 芳 亦 受 業 縣 庠 而 遠 去 其 親 朝 夕 之 計 有 弗 便 安
人 使 依 已 撫 育 之 如 所 生 孟 芳 亦 學 成 充 貢 入 太 學 皆 安

人力也安人同產惟一兄早夭及父母沒安人為治喪皆如禮而哀戚過之曰吾父母不幸無嗣吾當奉祀終吾身即別治一龕於李氏祠堂之右以歲時行禮焉每遇祭掃親負土培墳上劬勞彈力號哭如初喪親戚有助之者莫不感泣生男三長即賢次謙次讓七女子其五已嫁二在室以年 月 日葬于 山之原予觀安人之為婦為母既盡其道矣而所以致孝於父母者又當天理愜人心非賢能如是乎壘莫可不銘銘曰

婦道母儀閨閫之師致孝於親揆禮寔宜
寵命自天曰有令子我為銘詩以彰厥美

太淑人周氏墓誌銘

景泰四年十月十五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蕭君維禎喪其

母太淑人周氏事聞 上命奔喪即起復視事蓋以國家

事重方急於用人而不欲其去也君亟上章乞終制

上曰移孝為忠尔當用朕命毋再辭君不敢復請即治歸

將以 年 月 日奉葬於 之原而自述其行來請曰

維禎不孝母病不得奉湯藥又不得以禮守墳墓其罪大

矣若又不能明善其德以圖不朽則罪益大敢請銘以納

諸壙予託交於君而知母之德莫可辭周氏故泰和望族

以宦學顯聞尚志歲士娶康氏寔生太淑人幼而敏慧端

一誠莊允諸女事不待教而能處士以詩書訓子弟則從

旁誦聽皆曉解其言而見諸行事父母愛之為擇婿年十

六歸蕭氏是為不敏君之妻善事舅姑愛敬盡禮能得其

懽心叔時中以父命受業縣庠家事悉付不敏君而太淑

人以勤儉周密相之凡祭祀賓客事上撫下與姻親之家慶弔問遺皆適其宜不敏君一不以累心而得肆力於學問蔚然有盛名者太淋人之助也及不敏君領鄉貢以親老不復仕四方學者多集其門皆館穀而教之太淋人主其饋食無厭倦學者皆受益而去時中夫婦相繼卒則撫育其遺孤而教諸子允薦維禎兄弟就學時朝夕訓勸之不少懈聞文游往來論學則喜為之具若語涉非義必切責之曰汝家世業儒今乃與若人文邪皆惴慄請改乃已及為刑部副郎嘗一未就養見其澹泊甚喜曰吾素儉約尔如是吾安之若欲求豐美非所以養志也既歸志數以忠勤廉慎為戒其教他子孫皆如此門內之治秩然有條理無貴賤親疏小大皆有恩其生以洪武己未月日

至是卒享年七十有五子男三長即維禎次經以懷才抱志舉未仕次綸女三嫁義烏知縣劉同甘竹龍琰安溪吳環皆士族孫男五訓詁評謏詒女七嗚呼太淋人之德倍於身行於家而又施及於人可謂賢矣予序而錄之非徒以慰其子孫之恩亦使凡為女婦者有所觀法而興起豈非鄉人之所欲哉銘曰

孝敬勤儉女德之華既宜其室亦宜其家慶典屢施曰有令子象熙輝煌云何其已寵終之榮恩禮具焉德之兩致式降自天我作銘詩勒此貞石示則後來百世無斁

故德清令張君墓碣銘

張氏之先向容人君曾大父文志嘗富甲一鄉大父日宣有文學行誼為教官於滌遂家滌州後又徙江浦故今為

江浦人父克遜德弗權配徐氏有賢行君其第四子也
諱俊字俊明自幼聰敏好學弱冠為縣庠生讀書作文名
出儕輩上會朝廷膺永樂大興徵辟儒集結諸君以能書
與馬書成入太學擢為左軍都督府都事制軍嚴惡不可
以勢撓都督薛祿有慶交王師者母喪匿不葬而歌呼飲
酒自如君曰違天道理莫如甚若其具以聞羅由是得罪
然君亦不為有勢者所害以事謫保安十年恬然
自處未嘗有幾微下意人之諫以功封陽武侯總兵
鎮北邊人皆疑其不仁曰王羅護罪於天天道亦下
容薛公國之大臣宜以私愛憐天乎吾無患也既而薛公
乃遣人邀君計事語皆合意即留置懷府將奏用之道諒
下求賢御史李驥為君受德清知縣德清縣大人象君一

見士民皆能記其姓名人謂君聰察若神不敢欺縣積逋
稅累數萬凡十餘年不能足君設方畧不替年皆辦完當
是時使者假公事行縣以苛酷取財民不勝其擾令以下
聞風多避匿而擾愈甚君聞其且至曰民恃我以安我先
避匿民將何恃獨治事如故使者亦聞其名不復拜縣人
賴以安皆德君藩憲大臣亦每稱君以勵諸邑令德清民
富而不喜學君知富民子姚朝宗質頗秀欲遣入縣庠其
家夜懷金賂君求免君曰吾欲得人教之以備朝廷任使
豈假此求賂乎聖人在天吾不如是也卒以補學官弟子
民有許三者嘗陰伺官府動靜為姦利志暴橫昔為縣者
不敢按君廉得其實奏之流徙遠方一邑稱快君輕財重
義急人之急有貧不自振者雖倒囊與之不少新故人李

東素廉介欲為子保嬰婦而無賞君即以女妻侃且戒女
孝敬盡婦道其於諸子尤篤意教之不使侯游慢戲擇名
師使學書出理政事夕歸課其學業以為常正統丙辰罷
歸優游自適者凡十三年戊辰七月十九日以疾卒距其
生洪武壬戌享年六十七娶鄭氏繼朱氏子男六瑄瑔瑗
玠珂瑛瑄取進士為刑部主事女六長嫁李侃侃與瑄同
年登第為戶科給事中即行人司副東之子也次適陳經
餘幼未行孫男一綉虎瑄既聞訃將歸奉柩合葬於山
之原而以貧外郎程式所為狀託子僚友侍郎曹公來屬
文以刻之墓碣瑄之心蓋汲汲以顯親為事思著其美於
不朽可謂能孝矣子安可辭乃按狀序而銘之曰
材足以為抑又達時功立名存邑人之思驚于郎曾有偉

令子刻辭墓前焜耀無已

故翰林院檢討許公墓碣銘

許氏之先居徐州碭山麻城村公之曾祖仙又徙豐縣之
釣臺仙生信信生成則公大父父也成娶夏邑張氏生公
甫二歲值元季兵亂置公荆筐中肩任之以走播遷者五
六年亂定假寓寧陽東莊村公既壯乃謀於父始定居村
南里許南河之涯買田築室而耕鑿其間家日以裕其事
親盡孝有疾躬侍湯藥親沒治喪一以禮而哀感遇之友
愛二弟甚篤弟仲賢卒撫其二女如己女皆嫁為士人妻
歲時奉祭尤盡誠言及二親有任避亂事執悲哀不自勝
先塋在釣臺者歲一往省未嘗廢與人交重信義不以貧
富易意人有不給則朝之性不嗜酒賓客過從無煩瑣相

權其意豁如也未嘗以言忤物然人皆敬愛公未嘗有
忤之者以子彬貴封翰林檢討徵仕郎配張氏封孺人
人有賢行相夫教子皆不失宜而奉姑極孝教婦年八十
餘志軟脚疾孺人背負出入者十餘年衣服飲食必親侍
至矢漉亦躬盥濯除治姑年九十六而終鄉里稱其孝以
崔山南祖母唐夫人比之及偕受封秩人雖謂能教子所
致而亦以為孝德所報也公生元至正癸卯七月七日卒
於正統戊辰七月廿三日享年八十六孺人先公八年卒
年七十七子男三長即彬取進士初為翰林檢討再陞至
脩撰次清次致中次秉中早卒女三嫁左四傅長王曇孫
男十三人起鄉貢進士早卒孫文 人前副都御史賈諒
之子俊虎賁左衛指揮張勝濟州衛指揮申廣曲阜孔公

祀孔請其塔也初孺人卒彬卜葬於今所居邑城東之杏
林岡去東莊南河涯百里公嘗泣謂彬曰爾卜葬善然去
汝祖遠矣感念疇昔襁負之恩豈忍違哉汝後併遷于茲
以遂吾志彬泣以受命其終慕之孝蓋如此至是彬奉公
合葬于孺人之墓而以墓碣銘為請于素學彬故不詳銘曰
東晉淳風本先覺維公守道素謹愍孝親支弟志彌確闕
門淋善行尤卓有偉令子勉於學褒封錫命荷寵渥玄堂
聲聞瘞此珥墓前有石巧擊擊載德揚輝示德

贈兵科給事中吳君墓誌銘

君諱好字仲吉姓吳氏其先台州人八世祖瑞登宋隆興
元年進士第官至宣徽郎贈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
遷居東陽之南嶺故今遷焉東陽人曾祖榮祖前之

不仕母陳氏君天資穎敏勤於學問其學以明理為本
嘗曰明理固足以應事亦必明法然後能用於用是以
力究法律而深通其意君欲有為於世以事親故不果
君之父喜賓客賓客日造其門必命酒饌相燕樂君善承
其志每先為具以待父之心權馬父卒哀毀逾禮其治喪
必誠必盡不為家以儉其親君子稱之兄仲紹以推擇為
邑掾理刑獄君嘗告之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
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仲紹感其言每與計議當時刑獄既
為平弟仲義慕道術數欲棄家君諭之曰爾祖清一府君
每見人脩齋醮輒鄙之謂其不明於理弟奈何欲從其教
仲義遂絕不復言亦如君志惟以傳業訓諸子君之子澤
好學遭受業邑庠勉以隆師親友有過其家必誨導學若

必厚待之窮日夜不厭家故斂財樂以其餘賑鄉里
有之食者君出穀平糶以濟之人懷其德暮年志以謹居
讓兄弟別構宅於南嶺之外以居日與故舊往來言笑皆
囂囂然也永樂己丑春疾作一日召諸子語之曰吾家世
業儒我死治喪一用文公家禮勿事縉黃以取笑當世言
訖而逝三月十四日也距其生元至元庚辰之歲享年七
十娶呂氏同邑瑞山鄉處士若翁之女有婦道生三男長
即澤永樂乙未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以勤慎得名

天子推恩以其官贈君而贈呂氏為孀人次濬能世其家
次沐早卒女二嫁同邑俞啓義為傅積華孫男三君以卒
之年十二月初八日葬於西部鄉西峴山之麓呂氏後十
三年卒亦與君合葬焉君葬已二十餘年而墓石未有文

至是渾請告歸展墓大懼觀之德不傳於後世乃以兩淮
鹽運使何士英所著行狀謁予文以刻諸石予考君之行
蓋孝友端厚之士也莫可以不傳乃為序次而系以銘銘曰
東陽名家世儒學慶濤相傳久踰邇維君襲美事追琢讀
書明理慕先覺孝友之行炯超卓持心平恕慎刑罰毅然
守正志彌慤教子一經蒙顯擢霄漢騰鶩謝紛濁天書褒
贈垂寵渥西峴幽深埋此珏龍光燁煌照崖壑勒銘墓碣
石堅確後千百年愈昭輝

贈翰林脩撰王君墓碣銘

君諱堂字維政姓王氏越之諸暨人曾祖理元累贈朝列
大夫祕書少監騎都尉追封太原郡伯妣祝氏方氏皆封
郡君厲氏封宜人祖良仕元至淮東宣慰副使有忠政事

載元史良吏傳妣劉氏封太原郡大君父仲廉元紹興
總管府經歷妣徐氏封宜人君生而穎悟七歲能詩稍長
益肆力學問達於為政其志欲大有立於世元運既去
國朝混一經歷君以故官謫濠上君侍行篤於孝養父乃
歸屬緣海建城堡擇君主築三泖費省而事集人皆德君
君秉剛正篤信義會詔下徵賢良有司舉君嘗奉使巴蜀
洗手奉公政脩民悅聲譽赫著既還以疾告歸鄉里久之
疾稍間太康王公銳為浙江布政使聞君賢強辟為掾君
不能拒淅之豪傑知君者皆惜君謂公枉其才而小用之
也嘗督賦嘉興嘉興推官治府事因以怠事議之推官不
悅後坐賄敗遂誣君君受逮白其事于朝得釋以疾卒于
京師之寓舍洪武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也享年四十二

其年十二月廿九日美于其鄉陽陂之原洪熙元年以子
鈺青贈君翰林脩撰君妻史氏封太安人史氏宋丞相浩
之後父本以孫翼肯贈河南右參政妣吳氏贈淑人太安
人幼而警慧長而孝敬吳淑人早卒事二繼母甚謹繼母
高患瘵事之者多傳其疾太安人侍湯藥至死卒無恙人
謂其孝有相之者及笄擇配以歸君值變故之餘家落甚
太安人勤儉自足未嘗資外家君初被舉時無以治行欲
詭辭自免太安人勉以義出資焚終之君歸鄉人有效
門鄭氏合已分之族而司財共食者君之族亦慕之太安
人以為不可曰義者宜也彼嘗自長其家今復有長之者
使俛就繩撿勢必不堪謂適於宜可乎其乖離不久矣莫
若順其自然之宜君亦悟後他族強合者皆如所言其治

家事待姻戚鄉黨皆有禮節人皆服其賢智事法焉及
以進士及第為翰林繡脩脩撰迎太安人就養其訓鈺必
以忠清勤慎為言既而鈺以疾歸得奉養於家太安人享
其樂者又一年宣德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卒年八十五十
年十一月三十日合葬于君之兆子男二長鍾先卒次即
鈺女一適樓連然男六女二曾孫男六女四於乎自言賢
入君子莫不敬其德大行以利澤當世然而不遇者命焉
而已矣若君之賢其出其餘餘人已蒙惠利使其道行將
復為良吏可然而不大施以卒知君者徒嘆惜於無窮
天之於君果何如哉然有賢配能成君之子以續其德
後之繼者又誰感天蓋以是禪君也鈺今用薦起為江西
按察僉事求子文刻之墓道以昭德垂遠予諠不得辭乃

狀序次而銘之銘曰

雖天生賢有志於民俾私其施功立名存賢孰如言其
已見施之弗私君子所歎有泚者履克治其家秉德作
安社則遐既有賢配復有賢子天之禪君庶其在此陽
之原君墓在焉刻文垂休何千百年

贈刑部郎中周公奉祠銘

刑部郎中錢塘周安國其母太宜人之訃即解官歸服
謂子告曰先人以永樂庚寅八月十三日棄諸孤是年九
月初七日姜於錢塘玉泉先塋之次迄今正統己未二月
十九日不幸又喪吾母卜以四月 日奉柩合美焉惟吾
二親實有德善以庇佑我後人故安得至今日蒙

朝廷推恩復贈先人自主事至郎中吾母始封大宜人又

進封太宜人可以為榮矣顧其德豈非文無以傳
有碣敢請銘於先生願勿辭按狀周氏先為汴人有欽

者仕宋為顯官從高宗南渡遂家錢塘故今為錢塘人曾
祖民則祖淵澄皆業儒考諱福字廷端允深於易母胡氏
以洪武辛丑正月初五日生公公諱權字可與少受業於
西湖書院山長章先生長從郡庠徐大章何彥恭二先生
學學大進而易尤精然篤於事親以孝聞鄉里不願出仕
當路者每欲薦之輒以老辭曰吾可舍親而逐祿邪時
人賢之性恬澹不事表裏人知公之精於易也有疑請決
焉公隨事酬答必依於孝弟忠信暇則以詩酒自娛惟好
蘭因號蘭圃曰厥乎吾師也今其遺詩名曰蘭圃遺集辛
時年五十大宜人鄭氏詩澹寧亦錢塘人世為儒宗尚靜

關雅讀書知理凡公之奉祭祀接賓客睦姻族詩書兼輕重隆殺無不合於禮皆宜人助也公晚卒教其子亦嚴安自邑庠生領鄉薦入太學為翰林庶學士中教之必以誠慎務不愧其先受德養者二十有君子謂天以是報其德也生於洪武戊申五月十九日卒年七十二四子壽壽次即安又次曰國曰盛皆以公名公先卒女三人長嫁松教諭沈死次適吳善女皆生人孫男四人銘曰於惟郎中令德在躬政道弗渝一其初終婉婉宜人匹休儷美既善其身亦成其子命書煌煌寵降自天五品之榮人罕與有同歲斯丘卜者曰吉後百十年敬之無斁

漢濱先生錢公墓碣銘

錢氏居吉水之圓塘蓋吳越武肅王錄之裔有惟濟

吉州防禦使子森樹家廬陵三淩源再遷吉水之諸泮公之曾祖萬敵乃徙居圓塘祖則父藏皆不仕公諱鏞字立志自少聰明好學而質樸不凡初就外傳父命之曰讀書當見之行事無以虛言為也因讀小學書即思躬行實踐為古人之事於經史百氏靡不究聲名動場屋而連不得志於有司慨然嘆曰科第者利祿之階也吾豈以是自累哉盡棄兩業益篤志勵行事父母極孝教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哀而莫有違於禮者兄弟宗族故舊戚姻處之盡其道然而性性厚於仁元季之亂寇賊蜂起日攻剽劫殺有欲犯公境者公曰吾文昌鄉禮義之區也而可汚於盜乎即佐前趙州守劉震以監郡納連兒丁機集民丁杆監保鄉里公素邁有氣節而識度過人日夜治財賦理器

械部分整齊寇聞不敢犯來賴以安親舊有遊寇者多休
馬公皆能館穀之會連歲饑饉民益困而寇盜益盛環四
境皆陷文昌亦不能守公即挈家往富田避之寇得逞其
志焚室廬掠財貲皆盡公艱難旅寓者數年未嘗戚戚喪
其守惟以書史自娛嘗曰吾賴先人遺澤得盡室生全幸
矣外物美足計哉 國朝受命海宇寧一始得還鄉理故
業經營締構居處服用次第復舊觀延明師以教子孫
類其堂曰肯構秀築四齋東曰務勤致謹西曰三益九思
使顧名思義而皆踐其實所居之東有陂曰漢陂汪洋濶
蓋可以溼心而澤勸公每徜徉陂上而樂之自號曰漢濱
鄉人稱爲漢濱先生其所交游皆賢士大夫閑暇往來留
連觴詠累日不厭勤守許羊嘗以明經薦公引疾辭鄉人

慕公之德亦樂公家居得有所歸公天性正直不
姑柔人有不平來求直者公必盡程折之使心服而去
人或有過未嘗面斥其非徐諭之以道無不悅從公之德
善備於身行於家而及於人者如此故卒之日無少長愚
良哭之皆哀洪武己巳五月廿二日也享年七十初娶廬
陵鄒氏生男一曰濤女一嫁同邑劉璉鄉先生桂隱之孫
也繼室劉氏望中進士劉鐸之子生男三渙濬濟女一嫁
永豐劉昌喬之子生男一濬訪副使鶚之孫也公薦於義凡其
內姪與其外孫皆以而教之俾有立孫男十四人翰字習
禮累官至禮部侍郎遂累任按察僉事女四人曾孫男
人女 人 年 月 日美於廬陵淳化鄉龍窟之原至
是習禮謂公墓碣未有文無以昭德垂後以鄉先輩陳原

德甫所述行狀求為錄直聞古之善觀人者欲知其先施
之厚薄必驗諸其子孫子孫蕃衍碩大則先德之厚可知
矣公十四孫而皆能之賢聞天下其未顯者猶多與後之
未者當益盛此公之德也公學德豈能致哉予文何足以
著其美然與侍而不可辭也乃為書其事而系之贊焉
惟公世祚自武王而下世世榮謹紹續速迹科場壯利祿
正踐實志彌篤時時庇鄉曲仁聲義聞為燁郡再
厥家踵前蜀子孫之美如玉德厚而致始必復漢清
游享諸福歸藏斯丘占清泚刻銘垂輝音林麓傳百千年
猗可卜

柳菴文集卷之十一

柳菴文集卷之十一

傳

翰林檢討男攢編集

撰錄粹

少師建安楊公傳

公姓楊氏初名子榮字勉仁

太宗皇帝更名榮遂以聞於天下漢太尉震之後唐末有
任子閔者因家臨城三遷遂為建安望族祖連卿父士美
皆不仕而皆為善人長者以公貴累贈至榮祿大夫少傅
工部尚書無諱身殿大學士公勿聰悟絕倫喜讀書善講
說當時大奇之事大父母父母盡孝教處內外屬皆有禮
弱冠已有濟物之施公輔之志朝之公卿大臣道建安者
皆重之由邑庠生領鄉薦第一遂取進士入翰林為編脩
太宗即位選儒臣六七十人實內閣典詞命而公在焉陞脩

撰尋陞侍講脩古今列女傳

仁宗皇帝正儲位以公為翰德兼侍講

太宗嘉其勤謂曰卿朝夕左右敬慎不懈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常思保全之道卿亦宜謹厥終賜之二品服

上飯弘遠畧經營四方公獨以警敏動於外嘗命往甘肅視師及還親畫皆稱旨止言其山川形勢軍民休戚城隍

虛實上悅陞右庶子尚講如故父卒賜鈔三千貫俾馳

傳歸葬詔奪情起復

皇長孫英膚成爲篤志字問命公兼職輔導永樂七年當

從幸北京適聞母喪又奪情以行時何福守甘肅言虜首

卜花等率衆來歸詔公與福議所以處之者既還又命侍

節至亦集乃封福為寧遠侯且命過寧夏與

勸邊務歸養復宜十事上嘉納之從征北虜師至驢駒

河而還軍士乏食公以為言上命供御之蔬盡給之令

軍中其餘者資不足歸而陪償衆類以全公在軍事既繁

劇以親喪不欲酒食肉時哭泣不自勝因以爲伴

上憐之車駕還南京公乞歸終制不許許其喪還中官宋

成護往來既而

仁宗令與諸皇孫講學蓋進源見樊重甘肅守將西寧

侯宋琬言叛寇老的罕等依赤斤塔力尼格為邊患勅費

械仗李彬討之命公往經畧時草枯水凍士馬不可動公

歸奏小醜無能為不足以動大軍遂止而叛者亦復歸附

師征瓦剌皇太孫侍行上既訓以武事命學士胡廣

及公稍聞即以經史進講又嘗問史食足矣之語公曰漢

擇將帥力屯訓練有方耕耨以時食足而兵精矣又選
上以五經四書傳註之外先儒多所發明且性理書及諸
議論皆未有統會詔集儒臣類次成編又命廣與公總其
事書成賜名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陞翰林學士兼庶子益
見親任朝臣有傾巧迎合為公所抑者議欲間之會北京
缺茶酒衆請以公任焉 上不許公又指言五府六部三
法司積弊有十 上命以授御史揚言于廷中衆皆請罪
詔原之而使釐正陞文淵閣學士兼翰林學士寧夏報虜
入寇 上以問公公對曰寧夏土勇邊實寇不能持久今
去矣已而果然浙之麗水閩之政和有寇二千餘兵部請
發兵勦之公奏曰愚民寔於衣食剝掠求活耳急之則益
生變臣以為莫若招撫使從之果順服

太宗屢北征公必在行軍中密務多命公掌之決機
亦使參預眷待與公侯等 上嘗語公曰東宮歷事久聞
於政務朕歸恙以軍國事委之如何公對曰 殿下孝友
仁厚天下屬心允稱 皇上付託 車駕還至榆木川疾
甚召公等受遺命傳位皇太子 上崩公與左右中貴人
奉欽如禮以去京尚遠戒勿發喪整軍旅嚴號令而與中
官海壽馳還報

仁宗致 大行遺命

仁宗即位禮儀詔赦公與二三大臣計議條奏行之賜公
白金二百兩鈔二萬貫綵幣二十表裏陞嘉議大夫太常
卿仍兼前二職尋陞資善大夫太子少傅兼護身殿大學
士賜銀印一文曰繩愆糾謬且諭公曰朕於政務有缺則

用此甲密疏以聞至于再三慎勿悻煩公奉命唯謹又
法司濫刑凡重罪者命公與諸大臣同審錄獄以不究
上嘗閱翰林所作楊士奇及公等語辭謂曰朕以卿自輔
卿等知有未善皆當盡言親御翰墨增二語云勿謂崇高
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公拜曰

陛下聖德之至臣豈敢不勉既而有言

太宗升遐時事多公為主之上嘉數降勅獎諭加賜白

金絲帶等物特陞工部尚書前官如故三俸俱支公辭尚

書不允 仁宗崩

宣宗為皇太子在南京遺命徵還嗣位公往迎於德州由

是益任公公亦益盡力高煦反公力贊親征及累出巡

公皆從久之念公等大臣且老不欲煩以事命轍輪

行惟朝夕在左右討論至理共寧邦家陞少傅階學士
夫又陞少師勳柱國階光祿大夫

今上即位待公益重而公謀國益盡心有大事衆取決焉

累加眷遇恩賜之隆前後不可計雖元勳世戚不過也然

以久去墳墓常欲一歸省而禁於職務會有事西陲及西

南夷不敢求去至是西師解嚴而南夷亦納貢公乃請行

上命中官與偕往且命公速來事畢戎行已有疾或勸其

且止公曰君命不可緩也挾醫而行至杭州辛年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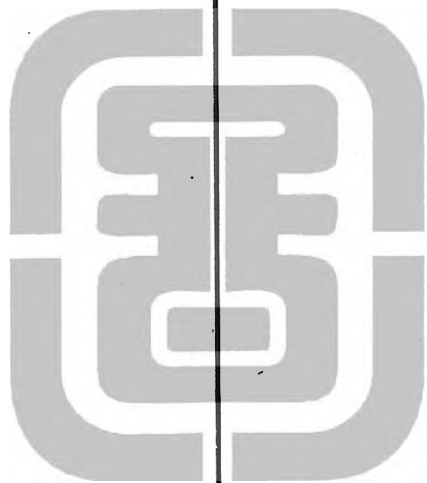
事聞上嗟悼罷朝贈上師禮文敏又命中官往護喪歸

建安桑事皆官給之夫人劉氏先卒以其弟繼亦封夫人

子恭讓錫賜貴芳通上念公不已命恭為尚寶司丞公

祇事列聖凡四十年未嘗去禁近每四鼓起侯朝雖風

兩寒暑不變日親所至三或廢險嘗迫暮而後返初洛
高廟寶錄其後三朝史事皆公與總裁記載詳備實而
不華京闈鄉試典文衡者一毛或前卷者九其文施於國
家與凡碑銘序記之散於天下者人皆傳誦之其於武事
尤諳練將士之勇怯饋運之
鄧之利害道里之迂
直靡不知故凡承顧閔與事皆
商事宜體國之心老
而彌篤嘉謀至計造勝而言所以益於上惠利於下者
蓋多矣直從公在鄂林亦三十七年知公平生為詳故無
其事有關於天下國家者為公傳俾後有考焉若其德義
之施於親族朋友以及鄉黨州閭則有公之行述與墓銘
在此不著論曰古之君子之事上也必委身於國而不
顧其私故能視官事如家事知無不為為無不力公受



甚覺無他。上意解命中官。其日一無所問。陞左。

左諭德兼侍講禮部尚書鄭鼎為侍郎趙軫所問。憂。疾。勉。任。奉。職。如。平。時。忽。以。卒。告。上。疑。其。自。盡。召。翰林。

臣問之。衆未及對。公進曰。臣觀賜病已數日。但未敢即安。昨曉。同立右順門下。賜忽仆地。旁人怪賜無入。私臣遽命。

其屬官掖出。午門外。上聞公言曰。微汝言。幾誤疑賜。

賜本君子。顧才不足耳。命工部與棺。禮部往祭之。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天下命公視草。上稱善。又命與諸高書。

觀之。兵部尚書劉萬私於公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公善之。衆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既稱善。不必易。公奏曰。國家大。

體當用雋言。上喜公能服善。曰。樂從善。言則何有。敢事。

由是益屬意於公。明年。車駕巡狩北京。

皇太子監國 上命憲美金忠黃淮與公職輔導義於事
多疑少斷常持兩端曰事當從慮不然必有後至交公曰事
豈得不思但多思則難行當從
皇太子聞而笑曰此語無智仁
公議事擇善當理者從
之不必多思致惑也然 皇太子 公誠為難公言是從
或初若有疑而終必用由是 公失而上下 亦亦
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 皇太子以問公公曰詩以言
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可身奔之志漢高祖大風歌
唐太宗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之作所尚者無朝力正
道漢武秋風之詞志氣已矣若隋煬帝陳後主比日淫靡不
足道 殿下明經講道之暇娛意文章兩漢詔令家可觀
非但文緯高古亦可以裨益治道詩亦所急也

皇太子曰儒者亦作詩否公曰儒者固皆作詩然儒之品
有高下有道德之儒有經濟之儒專意詞章君子謂之俗
儒人主尤當辨於此 皇太子喜讀易凡疑必用著而
以易斷命公取朱子本義纂其要以進名周易五五指公因
進曰易固為卜筮作然文王周孔所繫辭凡脩齊治平之
道忠具請編輯以備觀覽書成以進名曰周易六義九年
上還南京一日退朝召公問曰爾輔東宮久其所得果何
如公以孝敬對 上使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物祭
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即不
敢泄祭左右請遣人代斥之曰

上以命我我又可遣人代乎遂親祭祭果汗漏雖多藥病
自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運行不輕信下

車駕北征殿下不敢寧居恒日中其始食駕還而後飯安
上曰此子道當然公曰古聖賢亦嘗盡其當然每且殿下
天資高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速改又其存心以
愛人為本將來必不負

陛下付託之重 上悅十二年正月日食先數日

上問禮部及翰林諸臣正旦日食百官行賀禮于尚書呂
震曰日食與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終然同日宜
免賀公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時元正日食當弼
請罷宴撤樂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
國羞後有自契丹還者言需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議宜
免賀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宴
十四年 上在北京聞高燕有異志還京師欲發其事疑

李汝獨召公問曰昨問寒華使府事對曰不知若朕未有
知尔輩慮有離間不敢言今朕必知矣尔言之何害公對
曰臣與義事東宮外人無敢與臣等言者但漢王始封國
雲南不肯行政青州又不行今知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
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

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為永世之利

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為戰具大怒統
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 東宮力採解乃免遂命削其兩
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遠即其作禍可朝發而
夕擒也是冬周王楚王來朝謁 孝陵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諸皇孫偕謁問翰林諸臣拜位當如
何衆疑未有言公對曰二王尊屬當分列在前東宮稍後

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 上出片楮所書位次與公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

筆命公足之遣鴻臚丞周昇持赴陔俾率行之少頃昇獲命以宸翰進 上遂以與公公實藏之至今存焉

皇太孫勅於學問 上命吏部翰林舉老成正大儒者侍講讀公與蹇義舉儀智衆以為老公曰儀智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老成正大廷臣未見其此

上聞之喜曰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言无正日食宜免賀朕知之可謂得人矣二十二年八月

太宗皇帝北征上賓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

仁宗皇帝即遣皇太孫往迎 時京兵皆隨征在外城中空虛浮議藉藉憶趙府兵為變則秘未發長

皇太孫解行啓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行

上然之顧急未有所與以問公公言 上所用東宮圖書

今間請暫假之行此一時之權歸即進納 上即取付太

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而謂

公曰卿言誠是昔 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

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且曰朝廷事卿與蹇義當究心

吾當重用卿二人也公曰 殿下嗣位事無大小皆當盡

公此收人心之機也恩之所及必先扈從征行之臣漢文

即位首進宋昌史書以為貶臣兩人不應先及

上初即位有詔減冗費而惜新司准常例賦北京山東棗

八十萬斤為香炭之用公入奏曰詔下甫二日而即有此雖云歲用得無過多 上曰數日事業勝此蓋急遽中昏

之不暇致審耳即命減其半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
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做漢制易吉服 上時未有卷震退徧語羣臣明旦
拜從吉公謂震曰今未可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練服後仍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 今上於

皇考可遽即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尔每執異尚書憲義

兼取二說明旦君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

上亦未昏明旦 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

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羅朝 上諭左右大臣曰呂

震昨奏當易服朕聽臣下易之祥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

所執是也公自左春坊文學士進禮部侍郎兼華蓋從大

學士尋陞少保

上取筆親增二語曰勿崇高而難入勿以有而從違而
或怠顧謂公等曰此朕心為其勉之公對曰聖德能容

臣等敢不勉昔當朔有言願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

為用舍成湯改過不吝願以為聖人願

陛下常以古人為法陞少傅階榮祿大夫時天下方面大

臣及羣有司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於上曰民間

畜馬蕃已散之軍五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

力正官領壯馬依武官領牝馬太僕苑馬寺歲課其息有

虧罰與民同公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公獨奏曰朝廷求賢

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

日復奏曰必行此令天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馬必

責陪儻破穿產累子孫朝廷何為首此名於天下後世乎
上許出內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公又言兵部已督朝覲官
領馬所領多生駒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詭泣
於道路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無志學問此令
之失非小 上曰偶忘之吾當即批出不棄也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公諭曰內批豈真忘之朕聞李慶昌襄
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為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
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書馬不便命公據
此草勅止散馬公頓首言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領者當何如 上曰已領者
准洪武中官負乘馬例不責生息虧損不責償未領者止
勿給復謂公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章不識

大體不足語也 上以梓宮在廟禮部尚書呂震新正

朝儀不用樂及鴻臚習儀仍用益呂震主之公與黃淮等
入疏言前已議不用樂今仍用不可乞勅禮部設而不作
未報乃復進奏待廷中三夜漏下十刻遂有旨如公言越

三日 上召公等諭之曰 朕每事誤朕卿等所奏傳樂
是臣以能直言為賢如用樂言今悔何及洪熙元年正月
命公兼兵部尚書公辭曰臣為少傅大學士已踰涯分尚

書一職更不敢當 上厲色曰黃淮楊榮金切牧皆三職
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卿勿辭公請辭休

上曰卿於朕勤勞二十年故酬以此種何用辭公曰尚書
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
加尚書塞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公言辭種當辭厚何用取

虛名 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薛顧義曰廉貪之風士奇有焉於是黃淮亦辭戶部尚書俸

上監國特御史舒仲成嘗以事近旨後已陞為湖廣按察副使矣及即位尚書蹇義因以他事奏仲成印命都察院逮治之公上疏曰向來小人得與者多

陛下即位皆有之今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天子召衛綰不赴即位遣用維或受避之 上喜即罷治仲

成賜公米及鈔幣且降勅獎諭曰卿導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為唐虞之君誠忠良股肱之臣也有卿如此朕復何

憂洪熙元年二月 上以田二頃賜公特蹇義光已受賜

公懇辭 上曰卿事朕表裏一誠貧益良多朕心下忘歸前薛祿今又薛田何執之固也公曰臣起自寒微今受

賜分豈可不知止足幸少延殘喘得更事

陛下三二年獲全歸山林受賜厚矣

上曰汝勿憂終身吾送汝入土身後事皆勿憂公曰

聖仁在上臣復何憂遂聽薛明日諭蹇義曰士奇真能廉

使仕者皆如此世豈有賍吏乎四月人有上書頌太平者

上以示公及蹇義夏原吉揚榮義等曰

陛下即位所行皆仁政百姓無科歛徭役可謂治世矣公

對曰陛下思澤已敷但流徙尚有未歸瘡痍尚有未復

遠近猶有艱食之人須再休息二三年庶幾人皆得所

上笑曰朕與卿輩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典繩愆糾謬國

書切望臣輔惟士奇曾上五章朕皆從所言卿三人未有

一言豈知政果無闕生民果皆安乎卿輩吾所倚任事有

未嘗昏酒直言勿有所隱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過於矯
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責
直沽名上頗厭之公進曰謙雖昧於大體蓋亦感恩圖
報耳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

上以衆言猶不憚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公又進言曰
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之罪今謙因言取咎朝臣皆
以言為戒且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失若侍
之於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朕非惡謙
言事其言自有過實者卿可以朕心諭衆人公曰此非臣
言所能論當以璽書開諭可也上遂命公書勅引過而
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由是天下曉然知聖
德之實上念公匡輔之力賜公璽書其畧曰朕膺監

之命而得侍左右同心合德徇國忘身屢歷艱難曾不易
志及朕嗣位以來嘉謨嘉猷入告于內期予于治以惠黎
元正固無二簡在朕心茲以己意創製楊貞一印一枚賜
卿用藏于家傳之後世惟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
易惟艱恐保守之惟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
全尔子孫燕國咸休永世無斁上嘗論科舉之弊公曰
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上曰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
才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也上曰然則將
加徭公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於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
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才皆入於用矣上曰此
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北士少自科目進
者故怠惰成風卿言良是徃與禮部計議以聞議定未上

而宮車已安駕

宣宗即位遂行之宣德元年高煦反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尚書陳山來迎見上請乘勢

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無憂矣上疑之以問楊

榮榮力替其決又語蹇義夏原吉二人依違其間榮遂傳

旨令公草勅詰趙王公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其可欺哉

今當以何為詞榮曰今廷黨言實與趙謀即是矣何患無

詞公曰如此能服人心否乎往見蹇夏反復言不可狀蹇

夏曰即如公言當若何公曰朝廷重尊屬辱待之有疑則

嚴防之當必無虞而於國體正矣二人曰

上今特信榮言不係吾輩可否也公復見榮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

今上惟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怒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時

皇祖之靈榮意未解曰汝不草勅則吾當以聞特惟楊溥

與公意合溥曰吾二人俱請入見明其大義榮先趨入公

二人繼之門者不內俄復召蹇夏蹇夏以公言白之

上不憚而止車駕還京師意大悟不復論彰德事然言者猶

喋喋

上皆不聽特召公曰論趙王者日益多當如何公

對曰今日宗室惟趙於

陛下為宗親當思保全之豈可惑奉言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於趙家交愛且吾惟此一叔奈何不愛今思所以保

全之道欲封羣言示之俾自康公曰更得一重書諭之尤

好遂遣廣平侯宋容都御史劉觀持勅書往諭且示以衆

言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

息 上待趙王日親厚而薄陳山竟疎斥之既久召公諭

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尔有力焉賜公白金文綺楮幣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還前安南陳王嫡孫萬表乞立為

陳氏後詞甚懇切 上亦厭兵欲從之大臣有言此黎利

之譎當益發兵誅之或以為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

上召公與楊榮謀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

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使公曰榮言當從初

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

十數年未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體 祖宗之初心保 祖宗之赤子正

陛下威德可冒 名漢宗珠屋前之以為美何謂示弱臣

侍 仁宗皇帝又聖心每感此意有志外之慮願

陛下勿疑 上意遂決五年二月 上以四方屢有水旱

欲下寬恤之令獨召公議之 上曰被災之處稅糧首當

免民間有欠尊富馬驟官責償甚急民苦之亦所當恤凡

尔所知者當志為朕言公曰百姓積欠薪芻及採買諸物

官府但知督責而民不能輸官報額重民困無聊多有委

棄逃徙者當量與減除部符坐徵買辦諸物不問其地有

無一槩促辦民費價十倍不能完唯當於產有處取之無

者勿強也年來刑獄不清旱潦恐由於此宜戒飭法司敦

用平恕務求實情四方工匠丁男皆徵集京師役於公者

無幾受私役者十六七身既勞困而妻孥莫顧未免怨數

當命官察治丁多者免其半單力者皆免老病無丁者除

其籍其本非匠誣引為匠者察實除之令軍民苦漕運而

倉庾無闕防姦盜相繼恬不畏法宜命風憲官巡察

上稱善命即書勅明旦行之民大感悅七年二月 上諭

公曰憶前下令恤民今已再暮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公

曰官田減租民間皆感恩而戶部格不行追徵如舊此

循習之弊 上艱然曰今欲再下勅寬恤必舉此為首如

再格不行朕必罪之因問事之當寬恤者公曰逃移之民

朝廷既赦使復業而家業盡喪又有公通私債之擾所在

官司不能恤則必逃聚山林相結為非請下有司凡逃民

願歸者郡縣善撫恤免其征徭不願歸者聽於所在附籍

給以閒田為經營居處免徭役三年庶使得安 上曰在

彼在此皆吾民但得人安足矣公又言各考課程先因

法不行加倍徵納益一時權宜今鈔法頗宜減倍

額又天下課程皆納鈔惟湖廣陝西浙江商稅魚課

納銀請裁為一例 上命納銀一兩者折鈔百貫又言

民之不安皆原有司貪暴請令風憲考察 上曰然若有

能者亦令以名聞獎用之公又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

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不廉公端厚能為國為民

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凡因保

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

不為小人所誣年來吏員太冗多有昏愚不通請令六部

都察院翰林院同考試選擇而用之軍民中有文學才行

卓然出眾智謀材勇精於武畧者亦宜察舉唐虞之世罰

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們不許進用 上曰舜陞

繇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今除謀反大逆外其餘犯者子

弟有文學才行並聽舉用公又奏臣見聞不廣願命大臣
謹厚者一人共議之得推廣仁恩以徧及天下 上以胡
濙謹厚命與公密議凡可行者悉以進事皆施行

今上即位之初公倦倦以天下為心率其同列首言當整
肅軍政飭邊防以奠安內外南京根本之地雖有襄城伯
李隆守備其老成忠直如尚書黃福宜令叅贊軍務有事
同議而後行庶幾無闕湖廣河南山東江西去年旱災人
民艱食慮有蕭聚為非者宜委文武大臣各一人往鎮之
事定而歸緣邊將士所以警備非常其無馬者宜令於行
太僕寺苑馬寺關用西番諸處貢馬有可充邊用者亦聽
留官負冗濫宜從吏部及內外風憲官考察近詔寬
天內外諸司當體朝廷之意凡事務從簡省宜令叅奏事

有應者請取自 上裁詔皆如公等言公等又上疏曰

皇上登寶位上繼

列聖下統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
之治去年十月

宣宗皇帝諭臣士奇曰明年春朕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
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人臣謂此第一事望

皇上留心不幸 大行上賓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伏望
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聖學其所條奏唯在慎擇儒臣
及左右侍御之臣其學術不正立心行己頗僻者皆宜屏
遠使不得上惑聰明宗社生民之福實關於此疏奏

上與

太皇太后皆嘉納焉

太皇太后遂詔諭公等專以擇議臣為務尋陞少師特進
免孫大夫柱國同知經筵事公又念今遣御史清軍有以
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兩
廣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隸之人往北
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南人死於寒凍北人死於瘴癘
且去鄉或萬里或七八千里道路既遠困於無資多致死
亡深為可憫在

祖宗時已有除逃軍仍舊其餘軍丁南北各就近衛服役
之令兵部以文移繫勞憚於改發不念下人之艱苦不思
兵備之無資遂與少保楊溥商確計議具疏而率同列上
之且曰臣愚欲以今後請出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隸
軍丁皆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遼東諸處雲南

兩廣貴州四川湖廣江西福建浙江南直隸軍丁皆發以
川雲南貴州兩廣及邊海衛所待補足其缺又以填腹裏
之空則兵備有實下人不困上命公侯大臣議行之天
下便焉又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至甚病
者有備故也哉

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其於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縣悉出
官鈔糶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以時斂散又相其地宜開
浚陂塘修築圩岸開墾以備水旱小大之民各安其業此
萬世之利也歷歲既久姦弊日滋豪猾侵漁穀倉毀凡
諸水利亦多堙廢或被占奪稍遇凶災民無所賴風憲不
舉守令滂不究心事雖若緩而繫甚切請令戶部擇遣京
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量稅州縣各出庫物平糶備以備

荒陂塘闡坵皆令修復具實奏聞若有災之虞則俟檢歲而後行郡縣官滿兼以此之廢舉為殿察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弊急廢者具奏罪之若巡歷而至不復問理聽其堂上官糾治庶幾官有實積荒歲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 上曰此祖宗之良法美意也命戶部亟行之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 上命公與楊溥議之公等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大抵 宣宗皇帝求賢養民之心皆上體

祖宗之心非是有所更改昔堯舜禹湯文武及我朝

祖宗相承為政皆有因時損益之宜

宣宗皇帝臨御之時體 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有異言多以得人為喜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明監在前可無疑也

聖旨所諭保官則恩出於下切緣眾臣舉保吏部審擇具名奏請 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即不得除授恩實非

出於下也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為謗語專欲壞壞

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升用小人日進則君子日退天下

何由治平伏望 聖斷只依

先皇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瀆明正舉主

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

四朝大恩慚無寸補惟念用人賢否生民休戚國家治忽所關是以竭誠盡言惟 聖明裁擇詔如公議五年公聞四方雨澤不足率其上疏曰

皇帝臨御以來凡百科徵一切停罷官府逋欠悉皆宥免民生既安天休當應然今猶有旱災者豈刑獄或未清歟聖心惓切惟在施仁慮恐理官奉行未至乞令三法司精選其屬清廉仁厚公正無私者數人賜之以勅分行天下不令有寃其輕罪有疑者即與決斷不得淹禁致傷人命兩京法司悉與疏理庶幾可以開天意從之公久在朝廷歲宥宥之地言動以理不苟為其同亦不惑於刑案惟以

忠誠結 主知而

仁宗皇帝知公允深由是

太皇太后亦知公為人 宣宗皇帝嘗奉

太皇太后往謁二陵公與簽義揚榮等皆從 上傳

太皇太后旨命公等進 免勞問慰勉加以厚賜既數日

上諭公曰

太皇太后為朕言

皇考往年在中宮中談卿等姓名及行事甚熟

太后悲能記憶其間才學孰優孰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議評言蹇重厚小心但多思少斷卿能持正言不避逆

意議事之際

先帝數不樂卿然能從卿言以不敗事嘗有小失甚悔不

從卿言

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言亦不可以為迂而不從謹之謹之公對曰

太皇太后之懿德

仁宗皇帝之盛德也願

陛下常奉

聖訓公處心公正論事必當大體常扶君子而抑小人羣臣有罹譖毀而非辜者必盡誠為之伸解有恣貪邪不悛者必正言其不可用

三朝史事皆公總裁是非非志微諸實每語同列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出於私意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所舉賢才列於中外者五十

餘人皆能正己恤民蓋公取人必先德行而後才能無纖毫之識博詢於衆而信乃舉以此不得於公者怨誹與不恤也直道而行不為阿徇永樂宣德中同列有諸公於上者皆頽上明不聽公聞之亦不為憾待其人如初薦故舊解縉尹昌隆之死言於

仁皇皆與存後公秉謙執虛未嘗自滿薄利薦義壯者一心直嘗觀之空歐陽文忠公以道德文章名天下其功業之盛亦既顯於當時若君臣相得內外無間享其福祿榮名而久於其位蓋未之能也今公德行文學表然為四方之望議論政事施用於朝廷者四十餘年

君明臣良志同道合合軍國之務知無不言而言無不盡典冊制命皆出公手在位之臣事有可疑者一於公決焉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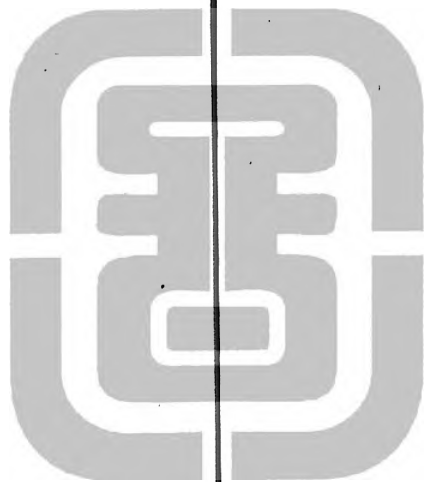
公者非書所謂商者成人詩所謂王之蓋臣也與公嘗以
其進於

上上之命於公者備錄成書曰此

列聖大德所寓也何可忘哉直從公久其受教為多而知
公亦深公之細行皆可書當別有備載之者姑舉其
事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者為之傳使後之史氏有考焉

貧堅子傳

貧堅子廬陵忠節坊人也自其祖父時以賞聞鄉里其後
亦以多故失之至貧堅子有宅一區圃數畦薄田幾百畝
在泰和山中賴其利以自給無所求於人而其所居當郡
城南門之衝凡仕者冠蓋輿從呵擁出入相屬於其門而
貧游子弟豪俠之徒負其有邀禧上下裘服相眩耀與



仁宗聞而是之即還其官然公無事其跡未嘗至縣庭居
京師江東門外有隙地皆種菊花時數與賢士大夫觴詠
以為樂或斲去不吝也年七十得謝歸故鄉而所樂加焉
孫通舉進士為御史每以廉動寬恕為訓及其巡按四川
則又諭以寬猛相濟毋負朝廷柔遠之意通能遵其言
當時號為良御史平居教子孫懇懇於詩書禮義之訓君
子謂公有家法云年七十三卒于家

秦和王直曰予少官京師嘗識公見公論事侃侃負直氣
及廷論王魏事尤剴切壯哉乎其言卒能啓

上聽釋疑累由上好直故下能盡言

仁宗皇帝之德所以廣大如天也然如公者亦莫可多得
哉非古之遺直者歟予是以錄之

汝臨瀟知縣歐陽府君傳

公歐陽氏諱銘字日新一字仲元泰和人也自少家貧力學嘗潛節書院受業於戴養高繼登陳心吾康宗武之門而老師碩儒如楊公望兄弟尤愛重之日相與講論切磋由是博通經史為文清麗典瞻思若決河元至正丙申以詩經中江西第十名而兵亂道阻不果北上教授里中學者爭師之哉

太祖皇帝定鼎金陵江西內附歲己巳詔求賢才江西行省首薦公明年徵赴京授江都縣丞兵荒之餘民死徙十七八閭井蕭然公至即移文旁近凡江都民轉徙者皆還本土勞來安定出於至誠其貧不能耕者勸富人假種糶貸牛具使力耕公家徭賦處之各盡其道必使事集而民

不憾於是流移四歸邑稍完復民有繼母者不孝者公其貧不能養委曲開諭母子泣謝而去卒為慈孝之行嘗治廨後隙地得白金百兩役夫以歸公公曰此天欲以紓民力也會部符徵漆使者督責甚急時黥歛商旅未通歛於民不能得他縣皆大擾公命以所得白金俾民市諸京師而納焉居官有暇即進諸生講先王之道或行田間視耕獲賞勤而戒惰一縣戴之如父母甫二歲陞臨瀟知縣去江都江都人皆大感相與扶携送至境上涕泣不忍其去時臨瀟亦新附荒殘疲瘵公勞未安輯之如江都勸課農桑寬省徭役既一年稍給足公曰兵荒所以相仍者由民不知教神無所祀也今稍稍定二者其可獲乎即與學校築山川社稷壇與民從事於詩書俎豆之間民知公為

已也皆欣然從之初公來臨淄時副將軍常遇春方畧定
郡縣之未附者過臨淄兵士十餘人入民家取酒不得相
毆擊譁動一市公出遇呵止之不服因笞違高且往見持
軍白之軍校先走告軍門曰知縣歐卒幾免且罵將軍不
戢士常公命梓公至詔之曰汝何敢爾公曰軍國王師民
亦王民也民被歐擊幾免軍士願不可咎邪此軍士之過
也知縣雖不賢其敢他有言言常公意解乃獨責軍士而
釋公由是申嚴約束無敢譁者後信國徐公往征沙漠道
臨淄軍校有知公者曰是敢抗常公健吏也因相戒勿犯
公亦迎送有禮自信國以下皆賢公所為臨淄古大縣俗
喜誇詐經亂益難治公廉靜平恕上下化服縣以無事洪
武四年朝京師卒馬六月廿四日

年十 公年儀考

蠶米清而玉潔其天性寬厚樂為有古仁人長者之風平
生下安交游非儒紳君子不接也其仕與處言行多可紀
者今渡已五十年一時老長凋落已盡知之者鮮矣直公
之外孫膏讀陶淵明所作外祖孟嘉傳而悲之欲記公行
事而恨不能詳維揚張彥剛豪俠人也謫居安慶從先公
遷州府君游而直又與揚州進士趙禮為同年吾泰和之
賢歐陽允堅嘗官青州故從二三子得公在官時兩行數
事如此謹述為傳使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贊曰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故漢之董仲舒公孫弘倪
寬皆以經術飾吏事治效有足稱者其不然者苛刻擊斷
為能媿姁姑息為高而治道微矣觀公之為縣力農桑興
教化去貪以利物業暴以庇民卒能反惡為善易矣為強

非孔子所謂學道愛人之君子歟然則雖以方漢之諸公何過哉

說

四子字說

予四子名之曰積穡穡字皆從未以為禾者養生之物莫加也及冠則字積曰希穡拒曰希德積曰希誠積曰希敬而深有願望之意焉然慮其不思也故又為之說以告之積者積未也百穀之所聚也而月令章句謂稷種於秋歛於夏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天之四時即人之四德陰陽以氣言剛柔其成質者也字積曰希穡者欲其全仁義禮知之德施於人倫日用之間而適夫剛柔緩急之宜庶盡人道而可貴也拒黑乘也可以為酒先王於有功德

之佳則賜之也以其先祖蓋非德不足以受賜亦不足以奉祭字曰希穡者欲其將德庶可以受賜而奉祭也祭而歛亦可以將之不至天土禍也積穡也密也齊也物之生遂者所謂无亨誠之道也及其歛藏也所謂利貞誠之復也誠者功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字積曰希誠者欲其守其理庶能是有物也穡亦未也又有深遠之義焉凡人思深遠之志鮮不縱恣以敗德然其惡終不可掩字穡曰希穡者欲其致以自持而無愧於屋漏也穡也德也誠也敬也當各思其義也然誠者敬者進德之本進而不已則必有其德之全者於言動一有不誠不敬則放僻邪侈之心生焉欺薄惡之行成而懿德蕩然又何望至於全乎不能誠敬以進德而至於全而欲施

於饑粥安其貧保其家奉先人之祭祀免於殆且辱焉其
可得哉稷也德也穀也穀也當盡其道也予家世業儒
蓋數百年感德於先人而無他守聖賢之訓而已古
之學者必以聖賢為師而欲至焉焉路其極而愛其大則
謂之自暴自棄匹子勉之母曰誠敬以進德而至於全恭
小子之所能也

王桐希善字說

予五子其長四皆命名與字而申其義矣其季名桐以去
予遠而教戒疎遂闕於自治今年已十七不可謂小也自
治其可緩邪夫名於文從禾禾嘉穀也人之所恃以為命
也桐者盛也名尔曰桐謂尔之學行純備而足以致用若
禾之長茂豐碩而足以恃也然禾資於田以生治田之功

至則未羨而利博矣甫田之詩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此
子取以命尔之意也詩又有之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蓋
畝畝之中賢俊出焉子家世業儒今雖學稼而儒業不廢
尔欲為賢俊是宜兼盡其力也昔者記禮之君子譬人情
為田而論其治治之道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
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始終弗怠而功效成然後
食之則四體正膚革充盈而身肥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
而家肥用之於國於天下蓋無不足者此經之所載尔不
可不加之意也且善云者豈獨禾之多有也哉天雨賦之
性獨所謂治人情之田者皆是也哥弗篤於是與清農居
與小人遊禾之歲敗不知行之邪僻不恤而期肥其身肥
其家效用於國於天下而不為世所棄善難矣父子至親

言之切者愛之深也故書以為字說亦能無慮于言哉

家人卦說示子積

予之有家誠難矣而治家尤難今爾獲任之故舉易卦家人之義略為爾誦焉家人之卦巽上離下為風自火出蓋風化形於外必自內始彖曰利女貞欲先正乎內也其象則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言慎行脩正家之本立矣卦之六位有父子兄弟夫婦之象而自初至五陰陽各當其位上雖陰位而陽居之然陽宜在上不可謂不當也六位皆當是父子兄弟夫婦之位定父子兄弟夫婦之位定而家道正矣治家不可以不嚴故以陽爻為治家之主六二柔中而居正位為主饋之婦六四巽順而在高位為主家之母九五雖陽剛然王者之事其餘三爻足以為法矣

九曰閑有家悔亡蓋治家之法以防閑之不早之序不亂男女之別則其悔乃亡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三居內卦之上為治內之主過則不中其治家過嚴雖或有悔然必家道肅而人心畏猶為一家之吉若婦子嘻嘻無節必至於敗家而可羞矣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蓋家道既成而欲保之於久遠必有恩然後能相孚必有威嚴然後不相瀆相孚則心親不相則分明如是則終獲其吉矣然不嚴治其身而獨加嚴於人未有能服人者故小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觀此治家之道得矣積宜恪盡其心哉然始不能防閑而中加嚴切無益也加嚴切矣而思信不足以結其心且不自治其身則亦安能獲夫保家之吉哉積必兼盡其道可也

抑豈獨復諸子將更治其事乎曰五講予言而交毀其勉之
幾有克家之譽而爾子孫亦必有賴焉

柳菴文集卷之十一終

柳菴文集卷之十二

哀辭

蔣良夫哀辭

翰林檢討男積編集

積編序

良夫蔣氏諱驥世家錢塘有秀偉之質有通敏之才有華
鎮之心有溫厚之德始以明經取進士為行人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詔脩

高廟實錄良夫預執筆其間書成大賚陞翰林檢討後修
列女傳勅良夫與書之稱旨復加養及將永樂大典

良夫為副總裁凡所折衷取舍皆適當勤於其職早夜不
懈與人處言語恂恂未嘗忤於物人無不愛敬之者其後
坐累罷廢十餘年

仁宗即位始復為檢討

今上正位東宮妙東宮臣以良夫為司直而推恩封其親
又上登大寶擢良夫侍講翰林預脩

太宗 仁宗實錄既成賜養有加進侍講學士不三月擢
拜禮部右侍郎良夫先予一年入翰林又長予一歲前後
相好者二十年自同為官僚以來其相好加焉蓋坐則連
席飲食則連案有所往則連轡如此者無一日相違也又
佐禮部既然後有以自立而予輩皆甚期之先是有風疾
治之而愈在禮部逾半月一日奏事廷中予怪其苑起失
常既退疾大作掖而歸已不能言矣報醫環之莫能治酒
吏卒宣德五年七月 日也予聞即往哭之哀自歛及

祭蓋屢哀之而凡厚良夫者亦莫不哀也嗚呼安得復見
吾良夫也哉良夫所最厚者吾與曾公子啟輩七八人凡

述及言語議論互相告而互相發皆欣欣然相愛
也乃今已矣嗚呼安得復見吾良夫也哉良夫年逾五
十官三品雖不得文於其職然其卒也

天子為之惻然遣官賜祭且給其葬事又有子有孫於已
可謂足矣獨父母年八十皆在堂而失壯子良夫何能瞑
目耶天之於此其亦何之邪當良夫無恙時常歎父母年
老矣恐不得復見則其為之而事却而留之於今竟
不得一見而卒嗚呼其可哀也乎其不可哀也乎作哀辭
曰 嗟良夫兮德之良才既美兮學正以明偉容止兮善

文章遭遇 聖神兮奮周行矣四牡兮歌皇皇從太史兮

筆筆如虹儼司直兮騎柱侍經幄兮講甚詳

三朝實錄兮輝煌赫愈崇名愈彰黃金為闕兮白玉

賀東京師明年春二月還郡適同知張永推官司憲南陽
縣令李桓主後先繼至相與協力圖其事未幾兩廡皆成
棟以周垣前為大門以時啓閉而祠堂之制始克大備堂
之中塑武侯像凡其器用則南陽衛南陽中護衛具焉正
倫既告祀以落其成又歲以八月二十八日率郡縣僚屬
奉少牢致祭拜焉有位薦奠有所進退周旋克中儀度郡
之人士皆欣然稱嘆曰陳公為此其可謂尚德之君子矣
然不為之記則何以示後人俾維持之永勿壞於是桓主
以書來京師請予記予謂先王之道以明倫為本周襄王
者之迹熄至於秦極矣漢興學者乃復得聞先王之說至
於光武明帝其道庶幾明矣予之出於其時者秉禮義備
名節綱常之際哉乎不可奈何降及靈獻大盜繼起

漢書橫逆之來弗督其辭中遭外累竟入惟天

沛澤斯又有子克賢翰飛戾天蔚為名臣善訓則然
命再加驕子顯位三孤之尊六卿之貴命服輝煌鄉里之
榮謀福而光不失其恆晚歲優游圖書是悅安樂之歌尚
友康節謂逾百幸福祉永綏悠悠蒼天胡不勸遺嗚呼哀
哉惟公之德實備諸已孝友忠信匪言伊屢在昔永樂初
錫褒封公未京師謁謝九重因得進拜職公顏色其言
恂恂其儀翼翼自公之歸將三十年引歸東南避彼山川
膏竊自言天有顯道將善其俗使公壽考復生小子觀法
在茲善人之多自公儀之胡為一旦遽受飯舍衰榮終始
公則何憾嗟嗟其鄉遠遭式瞻失此儀刑云何其沾嗚呼
哀哉維古有謚易名節惠是昔是舉有司之事美述道

不顯益彰復一百年庶幾不亡

贈翰林侍讀學士錢公諱謙

吉水錢公好德以洪武乙亥正月十一日卒美其里漢
中引塘之原以子習禮貴累贈官至翰林侍讀學士奉直
大夫公有孝友之行負英偉豪傑之才元季盜起遠近騷
動其鄉之人洵洵不自寧公之父立志甫倡義集民丁保
鄉里公盡力佐之會歲凶民困寇張甚度不能支乃携家
走他所免渠憤之窮索其父子將甘心焉事急公謀於父
曰我往以大義折之幸而聽大人可免禍若徒竄伏彼將
以為怯必窮索不已脫有不幸吾族將奈何遂行渠得公
不受其言而日肆掠體無完膚必得立志甫乃已公以
死拒詞氣不少挫或有以利害諷其渠渠意釋得遂免

親屬奔走避匿而善事二親之心安為其親屬
紫官府微徭皆躬任其事雖遇憂患不以讓諸弟既而新
第宅廣園地壽友之行彌篤寬厚和易未嘗以非禮加諸
人見有為不義者必面斥其非一鄉之人敬禮之寡弱者
得以立豪橫者有所畏而改所居之前有溪水築帶因以
南溪自號妻陳氏有賢行子四人習容習靜習禮習傳至
是習禮為禮部侍郎而典子莫逆知公之賢而歎其不至
於高壽是可哀也作誄辭

在唐之季淅土輝耀武肅奮興克殄其豪奄有大邦子孫
世繼家子員塘防禦之裔繼以吉甫立志嗣之實公祖考
皆出等夷公生四齡早失所恃朝夕覽慕天性篤至感
有繼以善事稱庭訓弗違孝行蒸蒸克孝之亂寇盜肆

標兵趨諱無聞遠通仗義棄華讓外安內父子一心鄉里
是賴天胡不常推姦什良被免德後發辟庸茂公不自
委身虎口以死宗族以全父母天亦悔禍公則求歸者
聚權不異平時世方底寧公私多故竭力殫財以給
艱難勞奔公皆任之有弟三人克遂愉怡經營積蓄
善觀園田豐腴居室華煥公之懿行寬厚和平大猷是
先民是程有肆于人公則沮尼或柔而顛乃輔乃奠
自信守道不回縉紳收慕鄉邑咸推表之所希宜福宜壽
纔五十五胡不多又嗚呼哀哉積善有報實降自天
命之子也克賢茂實莫聲超取顯美推厥本源公斯受
命書下臨為龍為光公方寵榮公豈其亡嗟我後生徒
公德今既遠而使我心惻南溪汙汙達于瀨陂百世之

百世之思嗚呼哀哉

水雪軒辭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公幼攻以水雪名其軒
君子有以知其素矣而惑者弗察也故予為賦焉

余既好此奇服兮爰昭昭以自持屬潔清之端操兮村古
人以為期廓壅蔽之黥黥兮披汗穢而去之歲冉冉而易
道兮唯昭質其未沫際嘉時之歲明兮乘青雲而上征凌
天路以翱翔兮軼埃壘而抗旌朝吾遊夫清都兮夕余憇
乎扶桑鑿瓊枝以為食兮吸沆瀣以為糧乘余心之貞慤
兮肆志志其曷已雖所處之固然兮亦率余之素履匪善
吾弟好兮匪德吾弟庶保必美以上下兮登予心之所同
何時俗之多偏兮紛馳騁以自強汨沒汨而莫知止兮乃

謂予為匪臧曰悶悶與昏兮孰萬物之我先斯伯陽之
為道兮夫子乃嘆其賢何明哲以多智兮亦營營於土田
後千祀而猶顯兮羌孰得而舍猶磳磳易缺兮嶽嶽易汙
塊獨守以為媯兮何不改乎此度衆欣欣以周容兮何吾
與之寡也中佯佯以自信兮豈若是而舍也猗前聖之遠
遠兮渺茫茫其何之余將誌而問之兮質予行之兩宜精
專專而內疑兮神剌剌而外抗俄恠恠以流從兮忽起乎
余有行駟玉虬以前導兮彼白虎為後驅迴吾道夫不周
兮造顛頊之所居飄風蕩而吹衣兮玄雲翳其承宇冰峩
峩以凝沍兮雪紛紛而交下炯皓曜以相射兮清氣迫而
襲余冕然令予開朗兮神蕭爽而情舒命玄冥以導予兮
謂余言之纒纒曰太素之淳懿兮斯為物之所始嗟人之
生兮適其淑靈理粹而純兮氣厚而清湛申旦而弗亡兮
豈庶類之可羣彼其謂予之不然兮夫豈守玄之子雲殷
湯之情大兮乃銘器而諄諄夫葛染之垢汚兮圖皎然而
日新孔聖之大成兮曰吾涅而不淄皜皜其不可尚兮赫
秋陽而暴之相矩鑿之在 兮信舍是其焉求俗幽昧以
眩惑兮吾於彼其何鄰駕余輶以回轉兮倏臨睨夫舊居
謹余轡而正策兮意揚揚以自虞積雪以為墀兮斲冰以
為宇余固處此而不迂兮庶有勺於此世重曰結予心之
耿耿兮增予思之悠悠清白以為服兮憑柱則而信脩道
曼曼其超遠兮予曷日而忘之

賦

萬木圖賦

建安有篤厚君子曰楊公達。樂善好施。賑人之乏。而不有其名。其龍津之木。皆鄉人之所自植。以識公德也。公不以自利而材之所惠。及者益備。而無窮。誠可謂仁人者哉。公之孫。今右春坊右庶子。燕。而徐侍講。勉仁以學士。胡先生。所為記。示直嘉。其可以為鄙薄者之勸。因為之賦。

余嘉夫子之茂行。芳歷。往。以。為。虞。曰。龍津之奧。區。兮。寔。惟子之所居。山峻高。以造天。兮。踞靈美。於荆梁谷。威。夷。而修通。兮。屬。迤。邐。之。連。岡。渺。茫。茫。而。無。極。兮。森。鬱。鬱。其。嘉。植。挺。松。栢。與。沙。棠。兮。襟。襟。櫟。櫟。與。椅。櫻。梢。青。雲。而。布。護。兮。拂。日月之精光。風飄飄。而輕揚。兮。紛發越。乎。衆。芳。猗。斯。植。之。為。美。兮。夔。鄧。林。之。滿。佳。夫。子。之。好。施。兮。昭。令。德。其。在。茲。伊。無。所。之。兮。情。舒。

而浩歎。器自樂而忘人。兮。隱吾心而不能安。欲捐廩而。而施。兮。慮。為。名。而致然。曰。孰為吾植。兮。惟粟之為歸。衆。驪。而。競。進。兮。威。既。飽。而。喪。德。賈。惟。匱。之。恤。兮。亦。何。心。於。所。植。也。平。評。評。以。自。為。植。之。周。而。不。可。計。也。偉。夫。子。之。高。節。兮。曰。何。有。於。此。歟。吾。名。之。弗。好。兮。矧。惟。利。而。顧。懷。頤。峻。茂。以。致。用。兮。而。官。歲。紅。梁。貧。者。以。為。空。兮。死。者。以。為。歲。專。惟。衆。而。不。為。吾。之。所。豫。也。詒。吾。後。以。壹。志。兮。固。不。改。此。度。也。嗟。夫。子。之。孔。仁。兮。配。往。哲。為。庶。幾。歲。忽。忽。其。易。更。兮。眷。夫。子。其。何。之。衆。憑。心。以。鬱。陶。兮。激。往。日。之。愆。思。徘徊。山下。欲。去。而。未。忍。兮。懷。離。慙。其。疇。依。相。枝。葉。之。層。敷。兮。惟。溼。洽。之。所。在。頤。結。之。以。為。佩。兮。服。吾。身。而。不。可。離。熙。慈。約。為。舒。泰。兮。惟。夫。子。之。故。也。思。壹。壹。而。莫。之。達。兮。頤。封。植。此。

樹也嗟人之生也服仁義而不偏相周以為安者在夫人
為固然何時俗之貪昧者徇聖賢之遺則顛沛而莫之
救者中致攘以為得覽夫人之齷齪者誠有愧於予心相
嘉植之蕃育者超絕於此而沉吟孰鄙薄而能亨者孰廉
厚而不冒貽孫子以嗣隆者信天道之有常雨露之所濡
者日夜之所息本故吹其長茂者澤洋洋其為極薦瓊枝
與玉莢者取予懷其夫中披繪圖以泛覽者聊抒意於斯文
雪中散仙賦

緊乾坤之育德靈五緯之降精紛牛羊之異類均委命而
賦形彼蠢蠢其何知豈智力之足營惟順時以惠養庶歛
亂而全生爾乃歲律窮時序更北風厲玄雲興綿萬里其
騰騰同一氣之旋凝俄浙瀝而霏集委珠璣之先零已而

表瑞雲之精明炯龍蟠之麗於斯時也
一百谷既觀馬嘒聲草木東
拘絆幸晨光之啟得
入凌兢時時行而
蕭蕭度
凌之不
雖掩口
其
物之番
聖天子受明命總乾綱義聲赫奕仁恩汪洋得萬國之權

心揚

列聖之功德使林林之生息皆欣欣而樂康然猶勞
睿恩及田野命繅素俾繪畫將以置左右適清暇春民物
之同情普施澤於天下伊昔堯舜之命十二牧也曰食哉
惟時亦遠能遐慮億兆之實恐撫循之未至由是九功
叙百志遂庶績咸熙是謂之治

聖德之統御欲進配於有虞則賢以收民復省役以寬
租當凜冽之暮景積遺而送爾意使窮閭之輩陋巷之
徒盡飽暖而女遠無凍餒口芝吁民安号物阜登治效
於華胥然後告成功於

天地豈樂此耳目之娛而已哉

頌

瑞應麒麟頌

卷四

皇帝陛下備受神文武之德受天明命統御萬方

遠邇熙然泰和天心昭既靈應迭至乃永樂十三年九

月八日麻林國王復以麒麟來獻數萬里至于

闕下臣謹按瑞應記曰麒麟仁獸也必中國有聖人則出

皇土仁育宇內諸福之物所以兆德效祥者不可殫紀而

瑞麟則兩見於明歲之間天之所以彰應於

皇上者豈偶然乎祥仁百工稽首稱賀

皇上謙敬自持諱而帝有惟

太祖高皇帝創業艱難兢兢業業日慎一日益思所以祇

順天心安養黎庶又舉前代之君矜恃祥應不能正身脩

德自致敗亂者以為鑒戒

王音宣布昭如日月在廷之臣祇服贊誦

皇上敬天勤民不矜不伐雖堯舜禹湯文武不能過也臣聞天道無息聖人之德亦至誠無息故是以泰天地育萬物皇上的德至矣而猶敬慎如此是即天地之德天地之心也明明上帝所以著位於

皇上者盖愈隆愈盛矣國家有萬萬年太平之慶群臣兆民亦永有賴焉臣忝職文字宜綴盛美歡戴之儀停萬常品謹撰頌詩一首上進頌曰赫赫明明上帝之命命于天子萬邦是理維此萬邦靡不來王無有遠遊皇之治皇有大德肫肫其仁惠養下民以對上天下民有言曰我父母育我童幼暨于黃耆我寒我飢衣之食之嗟我民衆此熙熙上帝鑒觀皇德之厚爰發其祥顯天之

其祥伊何是生麒麟昭維靈武安且剛凡物有生弗弗飛既合於仁亦協於義有隆其聲黃鍾大呂麒麟在泉民歌且舞天開日明來獻于京鼓舞惟呼麒麟在廷羣臣上言嘉祥來格維物之祥實昭皇德

皇帝曰咨維命靡常維敬厥祥天是用昌昔我

太祖靈承于旅既艱既勤關此土宇傳祥在予予敬用承維祥之來豈敢或矜在昔之君有土有人恃祥弗敬用墜厥命凡尔百僚維德是輔以事上帝紹我

太祖臣拜稽首大哉

皇仁如天之行如日之升臣拜稽首一哉

皇心上帝是敬

太祖是臨天命純固

皇帝在御彌億萬年永作民主敬事于天

皇子 皇孫萬世其傳

瑞應白鳥頌有序

臣維聖人有大德克享天心則天必發祥效禎以彰厥美古昔帝王為治諸福之物畢至於前者天所以彰之也載諸簡冊昭昭可見恭惟

皇帝陛下統承 大寶 聖德之盛格于

皇天天之降祥如嘉禾瑞麥騶虞玄兔之類蓋屢見矣然猶以為未足而白鳥二復見於海陽海陽之民獻之

闕下毛色純素皎如玉雪真希有之瑞物也臣嘗聞之天子孝於親教於宗廟則白鳥至

陛下仰祀 宗廟極其嚴恭奉養 長樂極其誠敬明明

上天寶鑒于此白鳥之來蓋 天

陛下之德而為 國家萬萬年太平之徵宜有頌詩以

示永久臣謹拜手稽首而

有靈者鳥生于海陽厥生伊何 奇質匪玄皎然

純白少皞之精實映長色河以 然 上天眷顧

流彩含英皓鶴奪鮮白鸞 彼嶺南來獻于京天高日晶 金門洞開六龍

在御百僚懽呼曰此奇遇

聖天子 聖德如天 長樂是愉 宗廟用虔

祖考在天來格來享以天下蒼生不怡懼維

皇大德克享天心白鳥之來 天命是臨天命是臨太平

悠久 皇國萬年

悠久 皇國萬年

天子萬壽 巨拜稽首 獻此頌言 為之 清所萬世其傳

芝頌

禮部尚書昆陵胡公於羅山之南作小軒以為忠政之所
凡公之位 天子舉禮樂以誌敬愛之心思道於此而
後行之天下公忠信明達君子
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官德八
而視之有芝生焉其色純白如
潤華好公卿大夫夾
於漢重於唐至宋而投成
能為也然彼宮殿門廡之
家倚廬齋閣之中者家之
所見之益公盡心於其職故天以是形而美則茲瑞為公

禮樂之用極其至也天地安其位日月著其明四時寒
順其序明而為人幽而為鬼神流而為川峙而為山精
而為百物粗而為草木鳥獸一皆遂其性無毫髮爽焉至
和之氣充周于六合之間則甘露醴泉器車馬圖龜龍麟
罔諸福之物靡不畢至而國之大瑞備矣故曰此特其兆
也有其兆而贊詠之思通續其大者云耳豈民之詩尹吉
甫送仲山甫也而序者以為美宣王蓋能任賢使脩其職
宣王之美見矣今公之有此皆 上委任之所致則諸公

之贊詠雖以美公而亦以美朝廷也作芝頌
春官名紳禮樂宗茲誰任者毘陵公美哉新署鬱宇崇華
軒結構居南東

聖明在上春遊隆懷清寢直持敬恭收夜風夜亮天工
諸政教富而民安不逾靈之煌煌產其中至
細縝之所鑿味且靈刻時雖五紛瓌瓌來成
桃差可從孫與父嘉生本自造化功滋殖豈與
凡卉同知公秉德以翼

帝道宣 皇風上道聲高蹤體信達順更豐融四靈
累至百福隆君明臣良格昊穹頌歌繼作聲瀕瀕鴻名
奕垂無窮

表

賀壽星表

伏以

聖主臨北京大德普沾於率土 壽星現南極嘉祥式應
於昌時速通具瞻臣民交慶恭惟

皇帝陛下剛健中正文武聖神同日月之明凡物畢歸於
臨照如天地之大有生悉賴於甄陶純然義黃堯舜之仁
允矣雍熙泰和之治故靈物屢臻於顯應而 上帝猶切
於眷懷星象垂禎察珠璣而在丙 天心悅鑒昭寶命以
常新榮光朗耀於九霄瑞彩增華於萬象赤黃而大煥玉
燭以流輝明潤有融烟金精而洞映當 恭己正南之位
彰 聖躬在上之祥萬年福壽之隆長萬世基圖之鞏固
賢才效用仰喬飛魚躍之天耆庶樂康園春育海涵之內

之贊詠雖以美公而亦以美朝廷也作芝頌

春官名紳禮樂宗茲誰任者毘陵公美哉新署鬱穹崇華

軒結構居南東

聖明在上春遊隆懷清履真持敬恭孜孜夙夜亮天工

諸政教審云云

網緼之兩鏡味

桃差可從孫

凡卉同知公象

帝道宣 皇風上追發展高蹤體信達順更豐融四靈

奕垂無窮

表

賀壽星表

伏以

聖主臨北京大德普沾於率土 壽星現南極嘉祥式應

於昌特遠適具瞻臣民交慶恭惟

皇帝陛下剛健中正文武聖神同日月之明凡物畢歸於

臨照如天地之大有生悉賴於甄陶純然義黃堯舜之仁

允矣雍熙泰和之治故靈物屢臻於顯應而上帝猶切

於眷懷星象垂禎絜珠璣而在丙 天心悅鑒昭寶命以

常新榮光朗耀於九霄瑞彩增華於萬象赤黃而大煥玉

燭以流輝明潤有融烟金精而洞映當 恭己正南之位

彰 聖躬在上之祥萬年福壽之隆長萬世基圖之鞏固

賢才效用仰喬飛魚躍之天耆庶樂康園春育海涵之內

祖宗之鴻圖隆慈聖之至養脩六府而備三事觀九以和萬邦好生之德允洽於民心存物之仁實協乎天有戡暴除亂之武有經天緯地之文聲教宣昭禮樂明夏蠻貊罔不率俾山川鬼神莫不肅寧大畧舉才德之賢烈輝映前代儀範後來奄龍御之上升切臣民之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文武聖神尊

祖敬宗樂志述事上念

先皇之德必著簡冊以流傳爰勅儒臣纂前古錄古蘭臺之所載納金匱之古諸官所之文書悉以古之聞見大經大法備古善教致詳於古足為訓古必書事之可師古必錄造化古

纂錄於名言日月照臨之明亦宜容於總覽古若臣下古附載勉盡是非之至公恭成

宣宗章皇帝實錄一百一十五卷

實訓十二卷及目錄比例合一百二十九冊謹繕寫

上進臣等愧膚淺之無庸萬編摩之甫就傳于來世丕昭道德之光率是嘉猷茂衍太平之慶

賀新殿成表

伏以北京建極開萬方會同之都

南面嚮明受一統華夷之貢宜規模之弘遠律週通之觀

駉率土騰歡普天稱慶恭惟

皇帝陛下剛健中正睿智聰明丕承

列聖熙景運於太平茂育群生暢海風之清機惟奪

祖教宗之大在繼志述事之能顧朝廷當備於崇業而
宮殿必資於營構祇循舊典式闡鴻猷兆姓子來咸自
樂以效其用庶邦星拱皆不替而觀厥成茲巍巍紫微之
高翼翼表宸居之壯績靈臺之寶詠誠儼爰於周文紹總
章之達聰實比隆於虞舜仁惠博博德化宣昭廣宅
中圖治之謨恢保大定功之備 本文繁衍

宗社奠安臣等欣遇 歲時恭陳善頌仰

皇明於八表如日之升祝 聖壽萬年與天同久

詩

瑞應甘露詩

臣聞聖人之德配天地則天地之心感合無間故必凝英
萃和以昭其盛若黃帝之甘露虞舜之御雷是也恭惟

皇帝陛下以至誠之德統承

太祖高皇帝基緒繼述之孝不忘平心遵用舊章未嘗改
作德化所及罔不愛戴故自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
臨無有遠邇熙然泰和動植之物亦各生遂而

太祖高皇帝之盛德大業愈益光明是以天發其祥地闡
其祿景星慶雲醴泉甘露嘉禾瑞麥麒麟騶虞諸福之物
駢臻當至此臣等之所親見天下之所共知也而

聖心惓惓益勤不懈乃永樂十七年十一月 日甘露復

降于孝陵凡四日松柏之上凝為玉脂融為瓊液繁若垂
珠點若編貝臣民聚觀鼓舞懽懽咸以為甘露之降不于

其他而于 孝陵者蓋 聖孝所致也於是

皇太子命採取馳獻于北京

皇上祇薦 宗廟頒賜百官芳香之氣旁達左右甘美之味莫可擬倫誠天地之精英 聖明之上瑞所以彰

皇上之大德為 天地之所悅鑒 景命之隆長太平之

悠久歷千萬世而益盛也昔虞舜有卿雲之祥百工相和

而歌之萬世之下因是想見帝舜之德使人起慕今

聖德之大寶同 天地甘露之瑞不減慶雲之宜有紀也

臣愚不自揆輒形之聲詩以繼虞廷之歌垂之萬世使知

聖德格天之盛巍然煥然如此巨等誠懷誠作稽首拜手

謹言 甘露昭

聖孝也有瑞甘露其集灑灑被于長松孝陵之岡如珠之

英如瓊之漿於繁其光承彼朝陽有瑞甘露其融滂滂

被于柏 孝陵之側如肪斯白如玉斯潔且馨下

大德神人具休集此大瑞福祿攸宜 上帝之貽 皇有

天示言孝思

太祖是靈懿彼舊章于嗣于宣風夜設恭穆乾乾維

太祖肇邦皇以廣之維 太祖受命皇以康之顯顯大猷

萬方仰之巍巍成功無以尚之

上帝 太祖樂此德馨慶祥甘露斯零甘露斯零維

帝命是膺維 太祖是承 皇祚以收寧乃取乃獻

皇太子之恭乃賜乃頒以洽于臣工匠飽匪飢既甘既融

靈液攸降物莫與同臣拜稽首

天子萬年以臨下民以對 上天維禎維祥繼繼綿綿

聖子神孫萬世之傳

後樂堂詩有序

古之君子得志則澤加於民不以位為己樂也蓋天之生斯民也寒者欲衣飽者欲食勞苦者欲得休息神靈者欲得其平不有以任之則民不能遂欲於是有人發生乎其間而若人者曰得與之共天任治天民者曰道是矣夫大賢者則與則民同類也天賦之以才而人君用之以治夫同類之民在夫心也則民之於君猶君於己者乎是故居其位則與其民同其憂也夫與之同其樂非己之樂也蓋樂民之樂為己之樂不違夫矣而亦不負乎君矣然則君之於民猶民之於君而已而肆然自樂乎其位者不謂之違天負君乎夫天相湯以王天下視天下之人有一不得其所則心不安

捷于市尹之於民如此曷嘗以位為樂哉必天下之人寧無失所然後其心樂焉不然則終不樂也不違乎天不負乎君非居位之賢之所當法歟宋范文正公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誠能先其憂而憂以圖之則民將無所憂民無所憂而樂矣然後己亦樂其樂蓋樂民之樂也今戶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東萊黃公祗事列聖五十年許國之心老而彌篤其志蓋與文正同取其語名堂曰後樂之堂當天下太平兆民樂業而聖仁在上尤慍慍以安民為心公之所謂後樂者蓋欲繼上之仁而措之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大享其樂而後己亦樂焉此其志無愧於文正無愧於伊尹而亦不違乎天不負乎君矣直備員少列得從公之後嘉公之志而樂為

公賦之公之德業在 朝廷而充著於南鄙蓋表然在人耳目當自有史書之此不着詩曰

惟天生民有欲在衷欲而不遂其心忡忡乃生大賢寔與同類受任乎君寒來飢食勞者使安鬱者使舒然其間其樂于子民既樂矣已亦克樂於君不違於天亦若昔有伊尹篤志于民一夫不獲愧集其身迨宋文正惟尹之似先憂後樂不忝其位後累百年天復生公克秉忠誠一其初終祇事 三聖暨今 天子兆民既安無間遠邇惟皇聖仁視民如傷惠綏撫摩其澤汪洋公曰地官寔惟臣職以安以養臣敢不飭夙夜敬恭以暢

皇仁敷而達之其心肫肫富貴崇高公則兼有公不自樂惟民是阜民生孔阜志恬以嬉惟公之心庶亦用怡嗟嗟上天生此兆庶惟 君主之惟賢是輔樂先乎民而後其躬惟 天惟 君福祿來降公之德業有偉其傑國則有史茲匪克列公志所存既篤既濟黃髮番番為國元臣我作此詩亦匪用說尚完厥成以煥柱石

賜遊西苑詩引

西苑之遊

上賜也同遊者凡十五人賦者七人而已所以頌

上之德而鳴 國家之盛也其初皆有序然大意皆周而莫詳於少傅西昌楊公之作故特錄之而畧其餘夫君子之仕莫難於達時尤莫難於得君諸公備文武之才而當太平盛際明良相得治具畢張蒙

恩禮之厚錫燕遊之樂宜也。臣直何人亦忝與焉。信所謂非常之幸矣。臣嘗讀周詩而考其感哀之故。蓋在乎上下之交與否也。是故君以靡盬諷詩。燕其臣。臣受賜者則歌天保以吞其君。豈徒然燕樂云乎哉。蓋期望頌禱之意。寓焉。上下之情通而政教成。此武王之所以盛也。及其後也。至於盡瘁以仕。寧莫我有下之情。不能通乎上上之澤。不能及乎下。上下不交。則安得不衰。且亂邪。今聖仁遠下。如此不異於周之盛世。而諸公之報上者。將日進月盛。願臣之愚誠不免於伐檀之譏。然豈敢忘大賜哉。詩曰。

天子萬壽。此臣之拜稽而祝也。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臣尤當勉焉。庶幾少報萬一云耳。公事之暇。盡錄諸詩而謹藏之。非為誇也。所以示不忘也。且為之引。以發其意。位

者得詳焉。詩之進獻則遊之明日錄以成卷。乃明年之五月五日也。

陳氏孝思圖引

陳氏世以儒為業。其學優而仕者。前後相望。表然衣冠之族也。洪武中。仲述先生為名御史。自言少時嘗見先世遺像。皆朝衣朝冠。兵亂失之。乃命弟仲亨求善畫者。以高曾祖考繪為圖。歲時行禮。得瞻仰而興慕焉。因名曰孝思圖。二先生之心。豈徒以著前人之美哉。亦將以勉後繼也。自古受姓命氏。皆有壽者之子孫。祖宗之德。非不感矣。而其後。浸微者。蓋由不接於見聞。而不知所以繼也。樂邵晉原。皆晉卿之家。其先之功烈。固已赫然顯矣。然當晉之猶競也。而其子孫已降在皂隸。豈非忘其先人之善而輕用其

身是以至於此也乎夫壽之在人者固可貴要必以得於天者為之本脩其得於天者然後能有得於人陳氏在元以前多顯者世久而益盛自孫國視之又已四代矣數十年来御史公之子仲亨先生之子若孫州判公之曾孫相繼而仕者又六七人其所事者詩書而已詩書者世業也世業不廢則世德不墜而世祿有已哉陳氏子孫觀是圖者油然而興其孝敬之心而益思所以繼使後之繪者累累至十百而未已焉豈惟陳氏之美觀哉亦鄉邑之榮也直陳氏之孺甥也相愛之至而相期之遠故題其說以發意云

東里先生翰墨卷引

楊氏與予王氏世有連不特斯文之契也予竊祿翰林從先生者三十七年蒙教益多夫子之事先生負恃親愛於

凡所當言者盡言不諱則有之非理而諛語則莫敢後予去翰林或謂出先生意蓋言語以為階豈旁觀側聽者固能知其情邪而予實不自知也今以先生平日所與書翰裝潢成卷其出院後凡所委令皆有手簡亦以類相從觀者於此可以知其愛厚之意徃事之然否不足計也惟賀皇上御新殿冊中宮二表皆有手簡命予屬草彙今檢尋未獲俟他日得之續附焉

題跋

題雪崖金先生墓文後

君子之於道貴乎有諸己而已有諸己而以及於人此其所樂也予觀雪崖金先生其所謂有諸己者歟先生學聖賢之道守之固而行之篤其於文章必據於理與人交必

盡其誠善惡好惡如黑白東西無所苟至於為義尤奮然
勇決有無難易不顧也蓋其平生以古人自期殆信然也
哉其為臨江府學訓導也樂以聖賢之學為諸生講說孝
弟忠信禮義廉耻未嘗一日去於口忘於心嘗曰人之有
文藻者不足貴惟行不愧於古人乃可貴其為言如此則
其所存所教者可徵矣惜乎先生未及高壽而沒其所教
者不能遠也雖然先行而後文者聖門教人之法而先生
所依以為教者也先文後行且不可况徒以文詞為事者
乎又况文詞之不務者乎予於此而深歎夫學者之能如
先生少也又因以悲夫願學者之不幸也先生沒後二十
四年其令子幼孜為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以其家
學受知 聖天子推恩贈先生為右春坊右諭德古所謂

不作笑而感者謂公之死節乃鼎翁成之是豈為知公者
故因觀此表而書焉以解愚者之感

恭題少師蹇公所藏

仁宗皇帝御製詩後

永樂之初

仁宗皇帝在東宮今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兼詹事府詹事
職輔導公宏才碩德夙夜盡心知無不言言無不用及

太宗皇帝幸北京

仁宗皇帝監國當時受寄而託重者非一人公實為之首
聖德之進脩善政之速下匡弼贊助之功為多古所謂益
梅麴藥舟楫霖雨之喻不是過矣及先尚書卒公以憂去
詔不許俾奔喪而即來誠以公不可一日去左右也是詩蓋

仁宗皇帝贈行之作言詞溫厚意思篤至

君臣上下一心一德於斯可見豈特奎畫之精妙而已哉
今鼎湖之駕遠矣而詩獨存仰而望之

天容日華煥然在目所以寄千載之哀思而啓其報德之
心於無窮寧不在茲乎是蓋公惓惓之意也為公之子孫
其尚敬念之哉

題揚少傅陳情副本後

初

太宗皇帝巡幸北京

仁宗皇帝為皇太子監國慎簡忠賢以職輔導今少傅兵
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揚士奇時為左春坊左諭德
兼翰林侍講其一也臣士奇素心誠篤操行淳正其孜孜

所務者為上為德為下為民皆有毫髮私

二聖深加眷倚其所陳請皆以國故而為是不得已之舉

仁宗皇帝憫焉親灑宸覽京為民併永昌戍役皆免

之永昌戍役非臣士奇所取言蓋上之特恩此所謂

天地之大曲成萬物者也京既得守墳墓安於田里而完
其骨肉思之惓惓不敢忘今年來省士奇於北京求錄當

時陳情副本及

仁宗皇帝御批將子孫寶之以寄其遐思既而以示臣直
俾識一言臣觀自古君臣相得如

仁宗皇帝於臣士奇所謂千載之遇也然所以得者誠篤
淳正而已皆學以致之臣士奇以此事

上而報知遇之厚故京得以蒙其休由是而思則京之子

孫將欲圖報於上其惟勉於學哉凡今隸戎伍者必與其子孫相為無窮京之子孫既蒙無窮之休其所以為報者尚亦勉徃於無窮可也臣直之先臣嘗仕于朝以微謏請舒州其後起謫籍為郡守而終

仁宗皇帝即位詔有司凡若此者皆除其籍臣之蒙幸蓋與京同臣既以免京之子孫而亦以自勉者勉臣子若孫使皆敬念之勿忘也

題赤壁圖後

東坡先生謫黃州以李定輩之譖也赤壁二賦其用意深矣當曹操欲東下時視吳已若無有而卒償於赤壁今江山猶在而操已影滅跡絕然則英雄如操者果何足道李定輩邪先生雖為所困然胸以應然無適而非樂也

忠直節自足以照耿千古不特文章之美也而定輩皆已潰敗良裔而無餘矣先生嘗憤操害孔北海謂北海如龍而操如鬼子於定輩亦云

題惟孝先生所刻踐祚篇後

右武王踐祚篇黃太史書吾邑彭惟孝先生刻置求志堂中經亂石廢摹本亦不可得三百年來先生諸孫監察御史百鍊始得此本而寶之昔蘇文忠公嘗謂典謨訓誥以後惟有此書而歎莫有傳者由是太史書之而先生刻焉先生豈偶然哉孔子曰君子脩己以敬以至於安人安百姓皆敬之效也冊書之戒豈特可以告武王而已凡士君子皆當勉焉器物有第其用心也密矣以武王之聖尚如此則其下可知嗚呼子於此有以見先生所求之志矣

而先生終不過也惜哉

題少傅楊公贈善學克五言詩後

善學先生直之從尾也舉賢良得高要縣丞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公作五言詩一首以贈行先生跋紫漢成軸而俾直識一言蓋楊王二氏有婚姻之好不特斯文之誼觀詩所叙已三世矣自公而上不論也故其情意藹然見於言辭之表其篇末所謂安養憐保忠貞則公所望於先生者夫 朝廷之命有司以安民而已養憐民之至窮仕者所易忽也故君子為政必先於此世之為有司而能知此者鮮矣質之強者往往急於欲視民如狼將羊於其安否不計也弱者則望塵而拜伏順風而奔趨惟有勢者之從而撓乎民苟不盡如其志則皆棄隨之其身

且不能保何能為民計哉惟學道之君子忠以體國心以持己乃能酌其本末而施其所宜然亦難矣今公以此望於先生此公之感心而先生之所宜務也祖宗以來書而任自侍從以至於府州縣無不有也其持己之正體國之忠皆家範所素聞者惟先生加意焉則不負於國家不忝於祖宗不辱於公之贈言而直有榮耀矣故書此于下方云

恭題梁氏所藏

仁宗皇帝賜詩後

右重陽冬至日二詩賜翰林侍讀梁潛者皆

仁宗皇帝御製永樂十五年

太宗皇帝御製巡幸北京

仁宗皇帝在東宮監國今少傅兵部尚書兼
學士臣揚士奇等為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左諭德臣潛亦
兼右春坊贊善等官離藥

仁宗皇帝親覽其書道法日新而又篤意文章注潛之
清謹學問該博而文詞雅正其言多契於上心上

焉二詩蓋見其所以為詩者上其言多契於上心上
潛之所以受其書者非徒然也其後臣潛受累赴京以

而諸子不在側於是二詩皆失之雲漢之章卷之二
有所麗終不渝然梁氏之子孫以此知梁氏者皆

焉今年臣潛之子黎會試來北京

聖製求逆部郎中

子作春秋以備王法百世之下不必別見

乎者莫不以為榮今 宸翰對過而 膚詞具在所以
梁氏而貴飾之者豈有窮哉梁氏之子孫尚永保之

題衛生易簡方後

醫者仁道也蓋始於神農黃帝其後扁鵲華佗之流皆神
於其術然世之君子欲博施濟衆者未嘗不用心焉故必
伊尹之聖而後涉液陸宣公許學士皆著方書以傳若其
者非一也其仁之及於人可以數計哉天地之生人仁也
然不能使之全其生故聖賢為醫學以濟天死所以成天
地之仁而為人司命也此其心蓋與天地流通矣而可以
為藝小之邪臣部尚書毘陵胡公初使于四方公事之
輯諸醫方之有於者凡十二卷名之曰衛生易簡方既表
麻子

太宗皇帝時復錫梓以惠天下公之心蓋伊尹陸亶公
學士之心也昔之君子有自明其志者曰達則為公相
達則為良醫二者皆得以施其濟濟之仁今公有是書
於人人之受惠多矣而又佐

天子任禮樂之事非以歸民心知民奪元而至於贊天
育萬物然後成之成此仁者之德而達者之爾為也
豈特醫乎哉

題汪景房流精事後

子讀元翰公脩撰張子長所書汪景房事又識景房之
裔孫秉心而信仁人之澤之遠也蓋仁者天之道也君子
以仁存心則無愧於天則天之佑之有窮哉錢氏納土
時為其臣者無去處利害之思則早入朝以自託幸矣

秦國籍納土之臣其

可必也景房獨存愛入

之心不忍其復困於重
十二州之人得輕稅之利其心之仁如此豈非天之所佑
哉宜子孫之久而盛也古者十一而稅軍國之用量入為
出而上下皆足後世實用無餘故往往加稅而又不
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民困無聊而卒亂以亡書曰民
為邦本本固邦寧果餘節用而愛人則豈有亂敗之虞錢
氏賊重民困有亡之道雖不納土勢亦不長其自取不
也乃天哀其人不使重困於兵革而錢氏因以成之
名蓋幸也浙之輕稅雖成於王方贊然使其故籍尚存
贊亦莫如之何自是以來民享其樂利百三四十平
立國於此民心戴之又百五十年而後亡蓋由

在人而此乃其大者也推本而論之景房之功豈曰太子孫之久而盛蓋宜也於歲後之仕者有欲為宇文融立用對之徒其尚監于斯歟

題方御史所藏顏魯公坐右帖真蹟

禮國之大防也國家不振則任必危壞然下後之君子於大亂唐室當亂之後而身得猶如真魯公之書也世道也豈為區區坐次款况其書法能與國當也

柳菴文集卷之十二終

柳菴文集卷之十三

題跋

翰林檢討男積編集 積鏗梓

題劉先生子高所書冠朝郭氏世錄後

右劉先生子高為冠朝郭存敬氏書其家錄一卷載世系語詞諸作且為正其誤而補其缺於今殆五十年郭氏之先固傳矣其子孫亦多克樹立然非先生文字表彰之則亦無以自別於眾人故今郭氏裒然增重於鄉邑者以此足徵也昔宋王荆公為嵩陽許氏世譜其文傳於天下天下之人至今知有許氏者以荆公之文也宋之名臣行業如許氏者多矣然而亦多不傳者豈非不足於此歟郭氏子孫其世寶之卷中有直先祖竹亭先生跋語一篇而先考瓊州公實書之蓋子高先生未錄之前繫于初本之後

者而今移於此又知直先世嘗與郭氏有連情直之生也
後不及究明因覽是卷為之慨然遂書于左方期相勉於
遠大云

題建昌趙氏官誥後

昔宋初有天下其所與共治者皆取諸疏遠之賢至此神
宗始出宗室之英而用之增置數養選舉之法於是文武
之器彬彬焉出矣其有不由是者率皆爵之而無土官之
而無職亦所以貴之也親親之道於此可見歷元至今其
宗法既廢而子孫之寓於四方者猶有存其先世告身之
以考知其所出嗚呼盛哉此勅乃崇禎丁亥於今浙江按
察僉事禮為七世祖禮登永樂十年進士第即為此官雖
然有才名夫庶姓之貴者子孫尚思所以及而先顯之
况王者之子孫乎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禮其勉之圖
觀此勅故題其後使藏焉百世之下文獻之足徵者將不
在於此乎

題廖氏勅命後

予幼時聞廖氏有自強伯先二先生皆以文學見重於時
然伯先先生已捐館久矣自強先生為縣學教諭老子家
而予幼不能侍左右以聽教然未幾亦棄世此勅乃伯先
先生所受國初官制大抵依前代之舊故所稱如此後
乃去國史院而以編脩為正七品隸翰林院則謂之史官
而先生不及見矣此勅在廖氏今五十五年而其子孫寶
藏如新後世文獻之徵將不在茲乎先生從曾孫長沙縣
令子謨教諭先生之曾孫也持此示予故題其後使藏之

題大理丞楊復所藏趙松雪畫像後

子嘗聞諸公長者言趙松雪冰清玉潤有超然拔俗之質
心甚慕之及觀其詞氣之渾厚字畫之清潤固已彷彿得
之然終以不及見為恨今觀此像神采偉然非詩所謂顯
顯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之君子與然究公平生大節
有過人者如議獄事謹災變已苛政扶奸邪可以見之矣
此豈小丈夫所能哉觀公者勿徒視乎其外也

題曾如璋冠禮卷後

右曾如璋冠禮字辭諸作共一卷皆前元諸名公所作時
如璋尊府巽堂先生應奉翰林文字有名譽於時故所行
所得如此經歷世變此卷遂流落吉水王氏如璋從孫子
啓為詹事府少詹事聞之託春坊庶子周崇述為購求及

攜至京師而子啓君已捐館適如璋之孫子穎謁選在吏
部弗之顧予輩未嘗不興歎也今子啓君之子積復捐重
貲求得之使百餘年故物一旦復舊積可謂善繼其志矣
夫所謂故家大族者以文獻足徵故也曾氏之子孫其永
實之雖然冠辭之所祝皆人道之大君子所當務者非為
一人之私言也積既冠矣當服膺以繼世德然後為曾氏
之賢子孫豈特實其文字之傳為羨哉予與子啓君為同
官故積求言於予乃題其後而歸之

題李恪所藏淳化帖第一卷後

昔宋元章嘗謂此卷漢章晉元晉武齊高梁武梁高簡文
七帖並一手偽書晉武當是孝武梁高當是齊高而黃長
齋亦云千文非章帝書然亦前代人作集十字中語耳卷

晉武正是司馬史非孝武梁高帖尾云蕭衍疏正是梁高祖書目誤以為高帝其他辨別猶多二公皆以書名天下其精鑒高識必有依據偶觀此帖遂題于後使知前人用心如此非苟為耳

題梁先生詩後

右七言近體詩一章前翰林侍讀兼右春坊右贊善西昌梁先生用之所賦以呈內閣三先生者胡公吉水人名廣字光大揚公建安人名榮字勉仁金公新淦人名善字幼孜皆

太宗皇帝所親任其文章德行天下所推仰而與梁公最相好梁公清脩玉立文字奇古而每出新意時輩爭傳誦之三先生居宥密之地在東角門內故謂之內閣常人

不能到其外為文淵閣梁先生輩處之雖地位相懸而情好之密文字之娛則無間也當時唱和蓋不止於此詩今為刑科給事中廖莊安止所歲安止與胡公同邑故愛慕不忍置詩末言太液廣寒蓋廣寒殿乃前元所創在太液池上萬歲山頂當時極為華盛

太宗皇帝在潛邸時去其甚者而存之以為殷鑒未嘗增飾卷儉之德比隆堯舜其初幸北京三先生實從嘗侍奉詔縱覽馬胡公有五言近體詩十首諸公皆屬和梁公此詩猶有羨慕之意安止若又得之以續於此使觀者得以考見其事豈不羨哉梁公與胡金二公相繼即世計賦詩已二十年矣俯仰今昔為之慨然

宸翰一紙少師廬陵揚公之所題識而寶藏者也

太宗文皇帝聰明聖神循天理之正盡人道之宜誠非常情所可及而公之意乃有默契焉

君明臣良志同道合於此可見矣禮者人之大防也所以別尊卑辨上下本於天地之義而始於起居出入先後疾徐之間君過於遜則下替臣過於抗則上陵惟適中之為貴是故親王雖尊行一家之私也

皇太子於宗屬雖卑然

天子之副天下之所共尊公也處之固當有道或春秋前止之會伯父叔父咸在而皆不敢與世子抗所以明天下之常尊而分義定也孝陵之拜

文皇帝之睿斷酌天理人事而制其中可以為後世法也

之道中而已

文皇帝之道克舜之道也而公黜契焉者蓋道之具於心初無或異惟存而不失是以出而有合也拜觀之餘謹書其說于後

題東坡先生墨蹟後

東坡先生以宋元豐三年謫黃州李定舒重筆書之也初先生知湖州時以事有不便民者不敢直言因作詩以諷真或有益於國史等語奏之以為忠謫下獄鐵鍊致寘之死太皇太后曹氏謂帝曰昔仁宗以制科得蘇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二相今聞以詩繫獄豈仇人中傷之子宜熟察之而吳克王安禮亦極力營救乃免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是詩乃天寶

實壯丹而作先生志誠為至憂國愛民而不虞小人之害
故至於此然其胸次高明洞達不以禍福嬰心故無往而
不自得觀於詩可見矣今數百年其片詞隻字流落人間
者人得而玩之想其高風逸韻有不可及之嘆其視之輩
真如蛆虫糞穢唾罵之不已然則為小人者亦可以鑒矣
此詩文選負外郎曹子宜所藏而求予題其後現閱數四
為之慨然

題潘主簿墓銘後

安福主簿鄱陽潘君景岳墓銘一通前太史金華宋先生
作潘君以洪武癸丑十一月廿一日卒子烜將以甲寅十
二月奉柩歸葵鄱陽先塋之次而權厝於安福之城南先
生之銘既納諸壙矣其後烜以多故不克歸安福之民遷

德若亦不聽其去相與護視其墓唯謹烜遂家于安福以
卒至是子多言念父之志未酬而居安福已三世且七十
年矣恐後世遂忘其所以先生所銘刻吾寘祠堂
中俾子孫知前人之德而重本源之恩雖非禮之正而其
志則可悲矣子嘗跡君之事而知其所以沒世不忘者蓋
元季大亂安福為劇盜李明所據甲辰冬王師臨之明走
取安福釋絏綏定其民者得君以為安福州判官君愛民
如子惟恐失之軍中掠民男女數千君白主帥鄧衛公曰
公將天兵以弔民伐罪斯民天民也當釋之以慰民望公
乃下令盡釋以歸君君慮以還其親戚及明復叛合衆二
萬欲攻城君急請於大府得兵與賊戰嘉林渡賊大潰走
而中山侯湯公純兵繼至公獻策君門請保民公悅收

無光或有欲抑民為兵者君泣告於公曰民始去亂亡未
能即安若必抑為兵當復窳匿可奈何公憐其意遂罷議
自是州境始安君召輯流亡賑恤饑饉鄉邑之人始得定
其室廬理其故業而遂有生之樂蓋親戴君如父母君又
設學校聚其俊秀以教之朔望則親詣與之講論經史而
勉其成才洪武戊申改州為縣以君為縣主簿前後在官
九年治效家他邑朝廷嘉其能將進用之未及而卒於手
君於其民殫心劬力拯之危難之中措之安全之地而後
其詩書禮樂之舊風德之大小可知矣漢朱仲卿嘗為桐
鄉番夫有惠於民且死命必葬桐鄉今其墓猶存而子孫
無顯者君有德於安福非仲卿比也安福之民篤念君不
忘為護視其墳墓而敬禮其子孫則厚於桐鄉亦可知矣

今多吉之子鑑讀書取進士為刑部主事以光顯於世而
昌大其門蓋君之位不稱德故天以此報君也予讀其銘
文而嘉嘆不已故為之言以告其子孫俾善繼於無窮而
凡長民者觀之則亦可以自勵矣

題梁侍郎所藏襖帖後

襖帖世多有之獨定武刻為最勝而最難得今觀此本與
刑具在而風神稍衰蓋以年之故耳然終非他本可及善
觀者若九方皋相馬乃庶幾真實也

題黃太史墨蹟後

黃文節公翰墨妙當時後之得者亦寶愛如拱璧蓋以其
德耳非特書也此紙評書足見精詣其謂石軍書法唯類
晉公揚少師特臻其妙魯公之書人謂於遠少得其筋然

忠義之氣溢於翰墨真足以儀範後世少師乃楊凝式其書多在僧壁間傳於楮素者極少時人亦愛重之然黃長睿謂其祖述不逮會稽文子筆法似不如是而文節稱之乃爾蓋必有所取非虛美也惜其書不傳不得以究其妙姑識于此以俟知者

題李江州遺墨後

李江州之精忠大節百世之士也其遺物之存者人固當寶而玩之况其詩乎此詩矣兩贈人名氏然觀其語意則其人之賢與江州之心術光明正大皆可見矣錢唐朱子微得之愛若拱璧子微真好德之士哉予自其子禮部郎中暉所得而觀之敬慕其人故題其後如此

題段侍郎燕集圖後

永樂之初優設科取士

太宗皇帝銳意文學之士詔擇進士讀書禁中學古為文辭期至於古人而後已得二十八人今工部侍郎周君忱請與其列上許之凡二十九人直亦濫廁其間夙夜祗栗以求稱上意于時近臣有請立課程以速其成者

上不許俾從容以學於是朔望稍休暇得娛意杯酒之間發於吟詠以頌聖德此圖之所寫是已其中卓然有

立者比比皆是獨直頑鈍疎拙自入於無聞不能少效分寸雖聖仁如天化育萬物而不責其報然直之慙悚幾

無以自容獨賴諸公當方面佐六卿功業赫然在人耳目庶用以蓋其慙耳段公出此圖見示為之祿然因題其後

以志愧云

題趙附馬所藏梅卷墨蹟

梅卷先生師表百世聞其風者高起敢起暮晚得觀其翰墨哉因翰墨而想其詞氣因詞氣而想其德行此好賢之至而善學之者也予於附馬趙公見之矣

題方仲謀所受勅後

右知鄂州平陰縣兼兵馬都監方仲謀勅一道宋熙寧六年十月右正言知制誥呂惠卿所行而王安國充崇文院校書亦列函在其後予記宋史惠卿以是年三月為翰林學士時王安石當國行新法士大夫皆以為不可惠卿獨左右之及鄭俠疏入安石不自安乃求去乞以韓絳代已惠卿佐之於是絳平章事惠卿為參政守其法不變蓋七年四月也此勅載惠卿以六年十月為右正言知制誥豈

其總附安石故屢遷其官而吏畧不書邪抑偶失之邪安石乃安石親弟分教西京國子秩滿入朝召對勸仁宗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帝問卿兄東政外論謂何對曰恨其知人不明聚斂大急意謂其用惠卿行新法以病民帝初欲進用之聞是言不悅止授崇文校書屢言新法之弊力諫安石且目惠卿為佞人惠卿尚之未幾遷秘閣校理卒罷遣歸其鄉當新法之行山陰令陳舜俞陳留令姜潛皆以為不便沮格之舜俞被謫潛引疾去不知仲謀平陰之政竟如何惜不見其家傳仲謀世孫衛府紀善永吉寶藏此勅而以求于題子觀惠卿安國而跡其進退此易所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宋欲不亂亡可得哉故題其後使觀者有考焉

題項昂霄妻唐氏貞烈卷後

元至正壬辰之歲龍泉盜起項昂霄氏以其屬避城中賊勢銳甚謀覆城城守者先遁昂霄亦盡室登舟以行甫及新林渡賊奄至麾衆欲薄舟昂霄妻唐見事垂與夫訣曰君宜速走避我良家子義不受汙辱即躍入江其母繼之皆死獨幼子為左右所奪得存昂霄既走免得完骨肉念唐之死既久而猶悲陳公甫揚公平先生皆作文以哀之既而有議其傷勇者意謂事未可知不死或無恙益貪生惡死不欲成人之美故謬為此言太史公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蓋謂處死之難也夫以孱然柔弱之質而遭剝悍之寇不見幾明矣欲姑徐以圖之乎吸俄頃之間其禍有不可測者既失其身而悔焉雖即

死何益哉唐項皆簪纓家其於節義素教而豫講之志慮蓋先定矣一旦罹患故從容就死不難也彼逡巡畏卻英苟全其身而卒不免者視唐氏蓋霄壞不佞惡得以傷勇議之邪當時陳心吾先生反復辯論而折之於理唐氏為不亡矣卷中有子先祖竹亭公先叔祖御史公之作今六十餘年項氏之賢曰兩勤者為郡府經歷又持此求于言故題其後而歸之以明唐氏之賢使懦者聞之靡敢有違也

題崇貞外所藏石鼓文後

永樂之初子與餘姚崇君廣敏同被簡拔入翰林講學之職因論及石鼓文廣敏為道其師道揚謙先生得書本寫定為周宣王時文攜兩書無疑永樂十一年等語

太宗皇帝來北京乃得見石鼓於太學門下並

聞一展玩情其說闕已多時廣教去世七八年廣教遺生所藏卷一觀庶稍補其缺文而不可得今稽勳黃公師崇蘭廣教姪也忽持此卷示予聞之信為善本而種先生之文援引切當辯論精覈真得雅君子哉廣教純謹敦洽不愧其師而蘭亦甚似之先生之所以教者可知矣卷留學閣中凡兩月得從容觀覽俯仰今昔為之慨然題識于後而歸諸蘭俾藏之

恭題

四朝兩授勅符語命後

右勅符語命共二十四通皆洪武以來

列聖所授 恩德之至光榮之極宜百世寶之獨先叔祖

子啓公御史僉事語勅三通以無嗣故失之而文幸存

賢完善如故既謹藏於家又通錄其副為五卷以授五子俾各歲焉閑暇則展而玩之感

朝廷之大賜而圖補報於萬一念祖考之所以致此者而思紹續於無窮庶幾忠孝兩盡而可謂之賢子孫此直之所深望也少詹事語止一通而不及封贈者蓋有其說

國朝之制五品已受封贈至三品乃許再請四品不與直為庶子學士時先考已受知府語先妣贈恭人皆四品妻陳氏亦受五品封矣及陞少詹事四品仍兼侍讀學士在翰林預典詞命遂不敢請然當時有為郎中員外已受封贈及陞少卿而又得之者此則繫乎人也

當代典故不可不知慮後有疑此者故及之

予觀楚國程文憲公之事元有古大臣之道非世之為容
悅者比也當至元中其所柄用及布列庶位者多國人與
北方之傑而南士罕用公獨進言治天下者必用天下之
才若有所偏主使人得以淺薄窺朝廷由是南方之賢如
趙公孟頫輩稍稍蒙薦用而臺憲之職皆與焉得人致治
於此為盛既請建國學以育才及議行貢舉則言經學當
祖程朱又累累以敬天尊祖清心持體之說言於上皆經
國之遠猷格心之忠計至於進賢才折權奸正憲度恤民
隱皆公之素志與其所常行者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
者公之謂也公有傳在國史有碑在神道載其德業之盛
足以垂久遠今五世孫太常少卿南雲以碑刻歲久顛仆
列缺而史藏於官非常人所得視乃復取碑文刻石真詞

鑿而首以公傳使凡為子孫者便於瞻仰而與其
心禮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南雲
可謂明而仁也哉予嘗讀公傳而慕之今得拜公像而讀
其墓碑慨然有願從而不可及之歎因書于後以致景仰
之私云

題趙松雪墨蹟卷

松雪公在元政事議論高一時載於史傳足可考見或者
乃獨以書法之妙掩之此豈深知公者其為詩雄渾典則
尤未易及卷中所書諸作往往有乘離之悲其志可慨也
直少時嘗慕公書而願學焉及見李北海書法華寺碑又
知公之善法乃出於此蓋北海法義獻而公則從北海而
得於其父子名蓋當代而為天下後世所師法豈偶然哉

此卷或疑非公書安成彭圻力辯其誣蓋公於翰墨功深力到隨意揮洒各臻其妙當以九方臬相馬法視之勿徒泥其蹟也禮部郎中王士華得而寶焉持以示直為題其說如此

題先叔祖所書春帖下方

春帖一對其詞云詩書繼述千年遠繡斧巡行兩道清先叔祖子啓公所作而親書之以揭于堂上者也公於洪武三年以教官舉赴京與天下所舉者十有八人同入觀是日早太史奏文星見及十八人者見

上上喜皆以為御史命往視事且賜宴以寵之記載

高廟實錄公任職以剛正得名

上重之超拜廣西按察僉事遷崇慶守久之免歸洪武十

二年詔徵天下賢人君子共論治道命有司以幣聘先考尚書公與焉見 上於奉天門問太極奏對稱旨拜廣東按察試僉事公喜故有是對益紀實云公好顏柳書深得其法玩其詞觀其筆意剛毅正直氣象可想見也廿年前直理故篋得之而謹藏焉計其書至今六十五年矣昔蕭子雲嘗用飛白筆書一蕭字李約歎其精妙購歸東洛揭之齋中朝夕玩焉名齋曰蕭齋約徒慕其人喜其書而愛賞如此直於公為諸孫公之手澤固當保之因命工裝潢成軸以示子孫俾思繼述詩書之業幸而見用則思所謂清者而致力焉庶幾不負公之意豈獨師其書法之妙哉是用題于下方為子孫者當世世寶之永勿替

右忠宣余公書六紙與淮東憲史李希顏者也初公受命
守安慶即以其地為已死所忠義之節固已確乎不可奪
是以屹然為江淮砥柱思殄寇以安民而食盡財殫無以
作士氣宜其有求於淮東也希顏在淮東憲府故托以成
事觀書詞之倚重可知希顏篤朋友之誼然力不能盡如
公所欲及賀丞相董師淮上公又四上書以空乏為言斷
有以濟之且謂江淮不定則中原不能獨守中原不守則
朝廷不能獨安朝廷不安則宰相不能獨當貴推此類具
言之今其書載文籍中可考也觀公之志豈止欲借障江
淮而已哉丞相宜有大圖其求則善矣然跡公所為終
不得大展其志卒與賊俱亡而遂已則丞相之於公可知
雖然公無憾於心無愧於天地云云

幸哉公渡已百年翰墨之傳士大夫珍襲之比之南金拱
璧非但以書法之妙也昔之君子評顧魯公書謂公筆法
日衆美而忠義之氣惹惹鬱鬱布翰墨間當百世寶之
今於公書亦云希顏後官嘉興以卒子泰亨遂為嘉興人
博學工醫卓行君子也然不要無子同僚俞君積之少從
讀醫經泰亨奇之因遺以此書初見七紙而亡其一今存
者唯六紙裝表成卷將以遺子孫俾時一展玩以致景行
先哲之意屬直識一言謹書其後而歸之

題邵封禪頌彙後

右邵封禪頌彙前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文恭胡公作也

昔

太宗文皇帝在位時太常臣有言曰古者聖人治天下功

德威隆則必舉封禪之禮以告于神明垂美於萬世今
陛下繼統天清地寧民物咸遂

聖德神功古無與讓而封禪未講何以繼前代帝王之盛
請命禮部舉行之 上曰封禪非古也帝王之有聞於後
者在其德不在封禪不許公聞之曰此盛德事也而大臣
有與之比者陰助之公慮為所惑乃本封禪非古之說與
後世賢君良臣所以闢而不行之義

皇上聖性高明真知灼見足以破千古之謬為百王之明
監作此詩以獻 上覽之喜曰是朕心也於是言者沮而
封禪卒不行君子之事君務引其君以當道若公是也彼
秦皇漢武之輩肆其侈心以瀆擾上下天地厭之顧乃以
是為說此為邦者所以遠佞人而公之所深慮也其學之

醇懿心術之正大可見蓋獨文章之雅贖可喜或公揆
三十年其壻尚寶丞宋懷以此稟示直直掌提公游知公
為深故題其後如此懷其永寶之哉

書劉昱義事

劉昱山西人不詳其邑里初為縣吏既滿赴吏部伴徒徒
翰林以勤事為人所喜永樂二十二年三月

太宗皇帝征沙漠學士楊公金公實從以昱自隨昱弟亦
從軍隸成山侯載下昱念其勞堅請於二公俾執後帳中
師過開平昱弟病昱朝暮供藥食甚勤不能愈至應昌平
焉昱不勝哀倉卒坎地埋而藏之秋七月師還過應昌昱
尋得美虞養其屍屍以地寒故不腐乾若枯腊欲奠之取
骨歸而薪不可得乃裹虞負以行不敢入營內二公怪昱

不見左右具以告凡六日至關平皇始得薪焚之藏其骨
入見其衣上污跡猶在也二公嘉其義為之惻然時呈亦
有疾乃留之開平屬守者善視之後一月始至北京讀員
骨歸羹羹畢復來遂以病告歸田里然二公稱道之不置
曰方師之出也人不能自顧其身而呈乃如此則居家友
弟可知矣嗟夫兄弟同氣之親若左右手平居無事則相
親愛至於急難死喪之際為尤篤蓋義所當然也然而世
之謬為大夫君子者其於兄弟甚親愛矣一感婦言臨小
利害如毛髮輒反目不相識至於終身不復往來甚或至
於相賊害其平居如此况急難死喪之際乎其於兄弟如
此况所謂朋友者乎當其閑暇憂衣魏冠高論闊視若是
者誠不足齒然而其行反出呈下遠甚嗚呼其可哀也

夫克貴賤人者好以類然而人之所以可貴以其有德
也由是論之若呈非誠可貴而斯人者不甚可賤邪棠
之詩周公所作其論兄弟之義至矣柰何人不知省也余
未識呈其他行亦不可知獨嘉其篤於兄弟異夫世之譖
為大夫君子者不欲使無傳也故著之

跋文會錄後

右文會二會者前後合十有八人賦詩凡三十六首皆揚
先生序之盛矣哉其言也士君子遭文明之世處清華之
地當閑暇之日而成會合之娛宜也會而形於言以歌太
平詠 聖德明意氣之詩暢發性情之淳和又宜也昔周
之時詩人之形於言也多矣所謂風者里巷之詞頌者宗
廟之樂其大小雅則燕享朝會之詩惟忻和樂以盡情齊

莊恭敬以發德非偶然也及春秋時諸侯卿大夫相見率賦詩以言志皆取是詩而歌之非必已作也然因是以知其政治之盛衰人事之得失豈虛語哉今諸公之詩皆可繼二雅之盛後千百年有以知 聖明德化之隆洽賢才之衆多必於是詩見也予與諸公多同鄉郡且託僚友之好而以内艱去惜不與於此及來京師得受而讀之為之嘉歎不已因題其後而歸之顯仁使藏之

跋趙松雪虞邵菴墨蹟後

右趙松雪兩書虛室記虞邵菴書虛室銘河南僉事劉士皆所得也嘗聞長老言松雪風儀秀偉神情洒落儼然神仙中人故其所書亦超逸不凡子在秘閣閱之累數百雖片紙隻字初不經意而精神溢山姿態橫生使人愛玩之

不已則其用意精書可知矣此與予所見他本差異而亦自有佳致可法邵菴書及銘端重典雅於此可想見前輩風致也

贊

陳公廷贊

公廷姓陳諱賞泰和人世為儒家其先君子仲述先生登洪武乙丑進士第為監察御史以古文名天下其清德重望表然為時所敬既沒家無餘貲徒存先人之園廬而已公廷雖孤貧然能自感勵日挾書奔走就學其梁氏姑家憐之真於其家愛養如己子使從其二子學二子長曰用之既以明經出仕次曰本之初為瑞州府學訓導乃携公廷至瑞州日夜相與講論磨礪浸灌久之公廷通二經中

永樂元年鄉舉至七年乃成進士去歷事刑部以動謹廉
介得名當時公卿大夫有與御史公同年者見公延如此
皆喜曰是有子矣既而選為廣西按察僉事至廣西南一
月當出按梧州他官多不欲行公延曰食君祿而可擇便
避事哉遂自行至梧州閱吏績兩月早夜盡心遂以勞致
疾而卒永樂十三年 月 日也年 十其妻劉氏自桂
林至梧州奉其柩歸秦和葬焉公延貌古而心如之其言
必正直與人交無隱情於親戚故人皆意允厚遇事不問
難易義所當為輒為之無一毫顧計仁民愛物蓋其素心
獨恨未大試以卒性尤孝友喪父母三十年哀慕如一日
事梁氏姑如事母御史公有同產弟一人亦事之如父性
恐傷其意與羣從兄弟處怡怡如也平生不善治產業心

亦澹然初授僉事過家或勸之理父祖業以遺子孫公始
曰吾今幸榮顯至家而遽為此入其謂我何不聽孰知公
延既沒而妻子乃無所庇藉以為安是豈有天道哉嗚呼
公延可謂厚有餘矣公延卒 年其子异以畫像未求贊
子與陳氏世有連且自幼相知又同領鄉薦又嘗同朝於
誼不可默乃序次其行事而系以贊使觀像者知其為人也
燁燁世家生此令才仁義在中肆其允懷有學有文溫恭
慎篤綉衣焜煌住按南服當義而行不顧其私蒼梧雲往
悠悠我思正直之言考文之行豈曰鄉人君子所敬早讓
肫肫因心則然人則忍違不愧於天遺像存堂以要以祀
精神表乎以昌胤嗣

昔者詩人之願人受福也則以釐尔女士祝之說者謂女而有士行者子願疑焉以謂士君子之與女婦其德有剛柔之異而施於外內者不同若桃夭摽木采蘋栢舟之所咏歌固美矣而亦豈類夫為士者之行哉及讀易之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然後知夫女子之德蓋有兼全而不謬者而予偶未之見耳今見黃母劉夫人事而益信夫前之所云者蓋萬世不可易也夫人之行既無愧於桃夭諸詩而亦女德之常也至於育黃氏之孤已可見其知之明仁之至矣及其見害於小人則身衛白刃以保全之其剛毅之氣凜然也卒再造黃氏使克盛於今日誠所謂女而有士行者其為福不既大矣乎雖然此非後世之士之所能也蓋古之士也古之士而能者常託孤受遺之際毅

自任以安利其國家不以死生禍福易意後世之士有

於此者多矣然則夫人之賢於是為不可及已遭遇

聖明恩澤廣被夫人以曾孫之貴得追祭第一品君子皆以為宜蓋曰天之所以報有德也予念其事足以儀於世故為之贊以附其家傳云贊曰

顯顯黃宗艱阨于中誰其保之夫人之躬負孝順慈女德之懿惟茲夫人有大乎是子子遺孤孰主孰扶抑而翼之用展厥護彼克肆強加以白刃以身衛之智勇俱奮緒之沾危一髮千鈞續聞成家夫人之仁維賢曾孫遭遇明聖錦誥象朕追祭錫慶吁嗟小人託孤受遺匪臣則移實愧于斯豈如閨門有此偉烈我作贊辭以告來哲

祭酒陳公畫像贊

朝列大夫國子祭酒陳公有剛正之德廉厚之行弘博之學奇偉之文祗事

列聖揚歷幾四十年表然為中外之望此其畫像也宜有贊詠以垂永久公名敬宗字光世四明人贊曰有嚴辟蓋天子所崇司成監之以奏廣公濟濟多士是效是則規員矩方準平繩直以成其德以達其材出而用之邦家之基惟茲陳公當世之傑寵命自天乃躋朝列高冠正裳如珪如璋從容進退與道翱翔肅肅其儀侃侃其色有程有以引以翼惟教之行小大奮興百職用宜百度用員魏具瞻展也君子神明相之永錫蕃祉

國家萬年羣賢贊襄斯公之休斯文之光

東里先生真贊

肅揚公盛德在躬祗事

三聖不易其忠文為國華鋪張揚厲克闡大猷以輔于治朝夕左右是曰蓋臣雍容廟堂正笏垂紳其行有常其言有則衆人是瞻學者是式豈弟君子邦家之光
天子萬年永篤其慶

吳敏德畫像贊

海虞吳敏德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持敬慎之心素廉直之節其議論舉措益有前賢之遺風視世之隨俗變化者外而圓內者相去遠矣此其像也而予為之贊

乞穀吳公率德自躬

聖明御邦克濟顯融易冠裁裁邦之司直必誠必恭不獲不獲雍容進退端笏垂紳小人所憚君子所親維昔

始錄一致神之相之福祿斯倍風霜肅物生意實存願
厥施以暢 皇仁

介翁彭公像贊

浩乎 其氣之剛也確乎其行之方也不矯矯為異而秩
秩有常也窮四聖之書精六藝之章也學至於命而詩昌
也切蘭藉蕙博若芳也施之政教令譽式彰也豈弟君子
衆之所望也我儀圖之遺像在堂也鄰邦之思愈久而不
忘也

楚國程文憲公像贊

楚國程文憲公之事元有古大臣之風此其像也公五世
孫太常少卿南雲以示直為之起敬起慕乃述贊曰
肅肅楚公道德在躬奮於前元克盡其忠天為世皇篤生

此像有言有猷有勞有烈感治之興本於用賢育賢之方
執學為先俊乂以庸經術以正惟公之功國是斯定公之
在朝從容贊襄剛毅不回推姦擊強公之在外稱綸化理
扶植善柔如保赤子與博之學雄渾之文以啓後來以耀
前聞景星慶雲祥麟威鳳夫豈偶然應時而動解綬歸來
蒿中布裳泊焉以休天下之望遺像在堂瞻者起敬子孫
之思以綿厥慶

薛尚書像贊

其氣也秀而充其貌也澤而豐服詩書以成名道
仁聖以致忠始則任御史之雄進而陟司寇之崇克明慎
於憲章亦閒練於禮容蓋肅肅其敬而翼翼其恭錡錡乎
玉之和楚楚乎服之衷監視於圓丘之上對越於

清廟之中用無適而不宜信有感而必通惟神明之相之
肆福祿以來降

祭文

祭監察御史彭百鍊文

子有美才而負直氣為名進士為賢御史出入中外屢聞
四馳中休于家孝養是宜誰生屬階臨此罪罟

皇仁如天德施斯溥再登顯榮受福則那一疾弗瘳命也
奈何親朋之誼篤愛在昔今不可見愴焉心惻靈極戒行
祖莫一觴安以即路歸于故鄉

祭太師揚公文

嗚呼天之生賢將以用世惟公之生天豈無意賦以令德
既厚而充發為文章玉振金春永樂之初公在宥密煌煌

祭制多自公出追事

獻陵上下實親言無不從先帝是陳宣德以來至于今日
明聖相繼春倚如一公之納忠匪私其躬經幄論關夙夜
敬恭山岳不移濟施萬物公亦如之謙退不伐

四朝元老衆之所資天復何心而不勸道

九重悼嗟恩禮加厚哀榮始終况乃眉壽直之先世道義
相傳及我小子凡四通婚從游翰林情好篤至我老益甚
不克終事雖不終事舊愛未忘今則已矣能不痛傷靈車
南還千古之別真此若飲欲語反咽公有治命凡祭實
薄物焉誠公其鑒之

祭母舅歐陽先生文

嗚呼維我母舅實有感德鄉邦所尊才識超卓之

世亦罕倫儒林之英州里之秀學者如雲披素所成
善端博其見聞博若夔夔幼蘭藉蔥郁烈其芬嗟哉小子
早失怙恃罹愆遺也眇末童幼如墜淵谷幾不能存投擊
以往衣之食之剖擊蒙昏誨我詩書勉我道義毋辱清門
自是以來粗克有立維舅之仁我之見舅如見我母慈若
情親謂當百年得遂瞻依鄙念獲伸今舅已矣呼天叩地
欲見何因母恩莫報舅德未酬感痛則均向風長號形
神往淚下法云寫此哀悃望拜靈筵敬備一禱

祭姊夫楊行簡文

嗚呼先公之壻惟君一人於我兄弟實為至親君家上
國世號巨室克允其宗善繼善述展其才能綽有令名千
金之賦萬石之征官既無違民亦有賴遠邇懽忻小大

既姻族歸義鄉黨歸仁既公且平其言怡愉自承不見今
三十載我姊先亡幸君猶在林泉之樂君得其真尚與來
歸與君為隣茲忽聞訃君亦仙逝汗漫之遊誰測其至七
十八齡不為不多水遠山遙傷哉奈何崇酒于觴載肉于
俎陳此薄奠淚下如雨

焚黃祭告文

維正統十二年歲次丁卯月 日 孫資政大夫吏部
尚書直謹遣第三子 頌 昭告于

祖母贈浙人李氏尊靈 仰惟

聖明篤念臣下推恩之典必及其先肆我 祖母既贈浙
人茲復追封夫人秩正二品祇奉

告命不勝忻喜謹錄黃煉告墓下痛惟小子始生最歲

慈母棄背 嚴父違屯家本貧空親戚無助獨賴 祖母
仁愛篤至辛勤撫養教使讀書當此之時侵侮者叢然
幼稚不至失所先業祖墳不至盜奪變賣得有憑恃以竟
成立本房之危而安墜而復振是我 祖母再造之德也
今直忝備官使祿不逮養感念疇昔痛切于心幸蒙
國恩累賜褒贈德善之報昭然不誣伏惟 尊靈展翬
榮命尚陰佑子孫延于永世謹告

男資政大夫吏部尚書直謹遺第三子禎 聯告于

先妣歐陽氏淑人尊靈 恭惟

聖朝篤念臣下推恩之典必及其親肆我

尊母累有褒贈茲復追封夫人秩正二品祇奉

誥命不勝忻悅謹錄黃燎告于墓下痛惟我

位不稱德者必有後福先生之謂也翰林學士胡公為
墓文以昭 寵榮表懿行予讀之竊仰慕焉然而不可見
也故題其後以致予私云

題顏氏三節婦傳後

右顏氏三節婦傳翰林檢討張先生伯顏撰載節婦死事
甚詳嗚呼誠可謂偉烈者矣予於此而有感也古之王者
其德積於身充於家而達於邦國故當時被其化者雖婦
人女子皆明義守節卓然有不可奪之志觀於詩之二南
可見矣後世風俗之厚薄亦視其君德之淺深非可以苟
焉者也元有天下幾百年以夷狄之風易中國之俗而夫
婦之倫尤為大壞其平居遠處不知有別者多矣況於喪
亂之際乎獨當時士大夫家詩書傳習之義確然不為所

易然亦鮮矣有如顏氏三節婦者豈不誠可尚哉嗚呼天下之人固有道之以正而不從者矣究可以淫僻道之哉此子所以有感也善化教諭敦守節婦蕭之子也示子以此傳故題子之所感者如此以深見節婦之賢也

題文信國公墨蹟後

右信國文公墨蹟二紙其族孫紹節所藏也當公至汀時閩地多陷宋運已去公死國之心已定矣故其與制使書有與老母相見即從先帝游之語及繫燕獄可謂窮矣而從容以文章自娛畧無慘怛悔懼之意故其詩有黃土一丘隨處是故鄉歸骨任蹉跎之句誠所謂處困而亨致命遂志之君子也而郡人王鼎翁不為文生祭之惟恐其不現鼎翁蓋欲成人之義惜其不見此也使得見此則其文

十餘年予備員近侍幸北京過德州見溪邊君之字敬孚益敬孚為百戶管軍在德州大有才望與予道舊故相得懽甚問其昔之一二在者今亦已矣瑀貞白輩超然塵外故無恙相與嗟歎豈勞於物役者果易哀而離羣逸居真足以自養邪去年冬

國家建黃籙大齋徵天下道流而貞白亦乘既畢事受賞而歸當德州德州之人因敬孚而重貞白為出錢作三清像以金塗之又為刻諸碑石各簪漆而金飾其字貞白將奉歸觀中敬孚領軍營遠來北京求予文以華之嗟夫予之去興國也久矣所經治平觀者蓋彷彿記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因敬孚之請而嘉貞白之為人能精楷以昌其教也故為文以贈之而併道予之所感者焉

送多寶寺僧古章南歸序

多寶寺在廬陵曲塘里林木蔚然高麗巨楠參差隱見於
蒼煙翠靄之心溪水出其西繞寺門消消流澗以石橋作
亭覆之以為行人憩息之所子嘗民家永年致子嘗往來
過之愛其幽雅殊勝意必有清僧絕俗者居其中然未暇
往遊也嚮嘗以內艱客居至永和年歸里劉君士英過
予外弟歐陽士則教其家子言多寶寺僧古章南歸之遠一此
寺中殿堂門廡雖不甚高大然
四五人具茗飲迎客甚恭與之
庶所謂清脩絕俗者也其後
當人事紛擾塵土膠轕之際
山林幽絕之處蓋方外人之所
可憐也

今年古章因省其師來北京遂以其學度知於私意善
應禪師時禪師方受命主天界寺乃署古章為主藏然以
禪師未即南也且告歸多寶以俟馬將行謂予求一言為
贈予不暇作而古章求之不厭嗟夫子學孔子者也孔子
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古章何求于言之深哉雖然有偶同
者焉吾儒之為學者貴乎靜蓋不擾於外物故能專心一
意以明道德之真究性命之源而為佛之徒者亦以靜為
主故常居乎深山密林持其心如鐵石獲然無求於世乃
能究其說之所至道雖不同其所以求之方則一也古
章歸矣其高靜以求道哉若夫佛之說予不敏知古章
其師亦問焉其所以求之方當不易于言也故書以贈
其行

子休歸林三十餘年其居北京亦二十年矣每動輒
軍與外人接聞以數日出游思得方外之人可與語者
莫一院塵袍嘗過城西天王寺上翠微山造園種藕舍又
過清涼僧院地雖殊勝然求其可與語者未之有也因竊
自歎惠休文暢齊已亞西與近之來後輩皆人耳何卒無
繼之者豈皆奔走於俗務邪去年冬十二月有惠然遊門
者子接之乃報恩寺住持達上人也上人安慶人初出家
天寧寺既悟佛法又通儒書喜為唐人詩其意氣偉然非
其他俗師可比謂予曰昔先大夫寓居安慶時喜為塵外
之遊無事則過院中相與論詩或竟日夜不厭其後往知
夔州嘗有詩送之因為予誦說實造語不凡予既聞其所

贈大虛師為安慶都維序

予仕翰林三十餘年其居北京亦二十年矣每勤於職事
罕與外人接間以暇日出游思得方外之人可與晤語者
真一院塵袍嘗過城西天王寺上翠微山造園通精舍又
過清涼僧院地雖殊勝然求其可與語者未之有也因竊
自歎志休文暢齊已亞西與近之來復輩皆人耳何卒無
繼之者豈皆奔走於俗務邪去年冬十二月有慧然造門
者予接之乃報恩寺住持達上人也上人安慶人初出家
天寧寺既悟佛法又通儒書喜為唐人詩其意氣偉然非
其他俗師可比謂予曰昔先大夫寓居安慶時喜為塵外
之遊無事則過院中相與論詩或竟日夜不厭其後性知
夔州嘗有詩送之因為予誦說實造語不凡予既聞其所